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救赎真理的申辩讲座》

原著：恩斯特·卢特哈特 神学博士兼教授

原著出版日期：1876年

目录

第一讲 【第7页】

基督教的本质

主题-基督教是绝对的宗教-和谐主义

《旧约》中的宗教-基督教，耶稣基督的事实

耶稣基督--前基督教观点--基督救赎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基础--这种确定性的手段--信仰--信仰的力量--信仰与知识

第二讲. 【第25页】

罪

苦难与死亡的普遍性--罪的普遍性--罪的起源--罪的后果的普遍性--内在的争论--自私自利是罪的本质--意志对罪的无能

第三讲 【第92页】

恩典。

所需的补救措施-人类补救措施的虚妄-恩典的必要性-恩典的确定性-所需的恩典--确定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恩典的运作、秘密运作--恩典的教育

第四讲. 【第118页】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神人的问题--耶稣基督，一个奇迹--人子--神子--承认与否认他的神性--耶稣基督的必要性--神人的必要性-神人的可能性-神人的真实性--神子的舍己--他的生命和他的神性的对比。

Apologetic Lectures on the Saving Truths of Christianity

Christoph Ernst Luthardt

《基督教救赎真理的申辩讲座》（选译）

克里斯托夫-恩斯特-卢特哈特

1876年

作者

恩斯特-卢特哈特

神学博士兼教授

1876.

=====

第三版序言。

将本版与前两版作一个浅显的比较就会发现，我已尽我所能，努力满足人们经常表达的愿望，即对若干教义问题进行更透彻的论

述。有些批评确实是基于对我的设计的误解。我的目的不是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每一种基督教教义，而是要突出每一种教义所必须考虑的主要观点，并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其进行研究——这一过程涉及对次要问题和反对意见的摒弃。虽然我并没有改变这种处理方式，但在与之相符的情况下，我在正文和注释中对许多主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或考虑了我以前忽略的其他主题。特别是在注释中，我对某些教义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对有关主题的文献作了更全面的参考。

在这部作品再次面世之际，我只想向它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为它祈求上帝的祝福。

C. E. LUTHARDT.

莱比锡，1870 年 8 月。

=====
=====

第一版序言

我去年冬天发表的“关于基督教救赎真理的演讲”，是我以前的《护教学演讲》系列的延续，现予以介绍，只作了极少量的补充

和修改。

我承认，我在承担这项工作时并非毫不犹豫；因为我要讨论的主题越神圣、越严肃，我的责任就越大——我从未忘记自己的责任。此外，我从其他人的护教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什么帮助，因为与构成我前几辑作品主题的那些更普遍的宗教问题相比，这些问题恰恰是辩护学作家较少论述的问题。不过，如果我可以大胆地从人们对这些问题不同寻常的持续关注中得出一个结论的话，我可以说，上帝并没有让这些讲座完全失败。愿它们也能以现在的形式发挥作用。

我为这些讲座和以前的系列讲座提供了注释，主要是文学和神学性质的注释，特别是为那些希望获得有关所讨论的各种问题的更准确信息的人而设计的。

在向世人介绍这部作品时，我祈求上帝对前几辑所赐予的祝福也能伴随这部作品。

莱比锡，1867年7月1日

C. E. 卢哈特

《关于基督教的救赎真理》



第一讲

基督教的本质。

几年前，我曾在这里向你们讲过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我向你们展示了所有这些是如何要求有一位永生的上帝，以及他在基督耶稣里的启示。因为只有从上帝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世界或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周围的一切，以及我们自身，都是事实，它们见证了上帝的必然性和神的伟大。简而言之，这就是前一课程的总结。

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只是通向内殿的大门。现在，我邀请你们跟随我进入这个圣所，去思考它的神圣奥秘。我无意再次谈论宗教的主要基础，而是要谈论基督教真理本身。这一次，我将假定你们相信宗教信仰的基本命题，并将你们视为深信我们情不自禁地想

到的上帝，也是活生生的、有位格的上帝，我们被设计和召唤去承认、尊敬和爱他；他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向我们指明了我们在宗教中的最高目标，耶稣基督是他完整而至高无上的显现。因此，我打算阐述基督教的救赎真理；解释和证明这些真理将是我现在的目标。

我深知我当前任务的艰巨性，但我在承担这项任务时，希望上帝不会拒绝给予我帮助和祝福。

我不知道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样一个主题的要求；但无论我的言辞多么软弱无力，我都请求你们相信——这也是我唯一请求你们相信的，事业本身远比它的拥护者强大。

基督教是前面讲座的目标，也是现在讲座的起点。因此，我将从“基督教的本质”开始讲起，这将成为我们第一讲的主题。

那么，基督教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思想的世界，直到现在一直在人们的头脑中运作和发酵；它是我们整个思维和观察模式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它是我们整个社会体系的转变；它是我们内心生活的更新；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效果的世界，是日常经验的问题。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去向何方，我们都会遇到基督教的这个世界，即使我们不认识它，即使我们误解或否认它。但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是祝福之流的源泉，即使是那些反对或嘲

笑基督教信仰的人也会分享到这些祝福。然而，作为宗教，它与之前的所有宗教都有联系，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其中之一，而是作为它们的真理、它们的目标。基督教是绝对的宗教—唯一真正的、内在合理的宗教。这就是它进入世界并一直坚持的自称。这也许可以被称为排他性和不宽容，但这是作为真理的不宽容。一旦真理承认她的反面也有可能是真的，她就否定了自己。只要基督教不再宣称自己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她就会消灭自己的力量，否认自己存在的权利，因为她否认了自己的必要性。旧世界以“真理是什么？”结束；新时代以基督的“我就是真理”开始。这句话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告白。

基督教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可能会改变，但基督教信仰必须宣称自己是不变的真理。它必须申明，这一真理是对人类本性古老问题的回答，而作为其前身的所有宗教都只是初步的和准备性的，它们都在这一真理中找到了自己的目的和目标。异教是寻求的宗教，犹太教是盼望的宗教；基督教是异教所寻求、犹太教所希望的现实。

让我们先看看异教。寻求上帝是一切宗教的起源，甚至也是异教的真理。因为这种感觉，这种对神的吸引力，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人类无法停止对神的追寻和探究。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是人类才开始信教的。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可能没有宗教信仰。宗教是人性的显著标志。荷马喜欢称人为会说话或有创造力的人。

他本可以称他们为有宗教信仰的人；这完全符合他的精神。诚然，个人可以否认一切宗教，正如个人可以否认一切人类感情一样。但这些都是例外。对人来说，宗教信仰和爱一样重要。人不能没有同胞，也不能没有上帝。个人可以下定决心放弃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不自然的决心。而且，执行这个决心的人将以牺牲自己的天性为代价，因为天性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阻碍。同样，一个人可能会下定决心放弃与上帝的一切交流，但这也是一种不自然的决心，会损害他自己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会因这种尝试而变得贫乏和迟钝。也没有人能够完全付诸实施。就像一个寻求孤独的人，会带着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思索逃入荒漠；一个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也会带着对上帝的思索和对上帝的追求。

我们无法忘记上帝。这种对上帝的探索和追寻是宗教的起源，甚至是异教的真理。宗教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最崇高、最高雅到最令人厌恶，同样是宗教情感和宗教渴求促使人们去追寻上帝。宗教并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外在仪式的集合。宗教不仅属于心灵的任何一个方面，也不仅属于外在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相反，它是整个人和整个生命的主要内容，它的家园在人的灵魂深处，它所统治的领域是整个生命活动。宗教就其本质而言，是与上帝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关系。我们都是由神而造，为神而造，因此都是为宗教而造，为宗教而注定。我们的“灵魂渴慕上帝，渴慕永生的上帝”。所有宗教都在寻求神，这甚至是异教的真理。

事实上，他们找不到神，因为他们找错了。异教徒的心灵在自然界的各种事物中，在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力量中寻找上帝。人们的心在寻找神，但是心灵却误入歧途，既找不到神本身，也无法与神建立真正的个人关系。

无论异邦诗人和哲学家关于神性的思想多么美好，言辞多么高尚，他们总是表现出双重缺陷：他们既不认识造物主所创造的世界，也不认识神圣的上帝。造物主与被造物，上帝与世界，在他们的观念中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要么神性是产生世界和人类的伟大过程的最高产物，要么世界是神性的发散，从神而来，就像夜晚的思想或梦境不由自主地从头脑中产生一样。前者是希腊人特有的思想体系，后者是印度人的思想体系。两者都抹去了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界限。不认识造物主或否认造物主的人，就会因这种无知或否认而破坏宗教的根基。

但如果他们不认识造物主，就更不认识圣洁的上帝。他们是按照罪人的样子来想象他们的神，有着凡人的弱点和激情。在缺乏神圣观念的地方，也就缺乏最高的道德判断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肤浅的道德。在这方面，所有异教徒的崇拜都具有这种类似特征；因为除了肤浅的道德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会想到用自己的行为和祭品来赎罪，或向神明献祭。诚然，希腊妇女用水果和鲜花祭祀她的女神，有一定的优雅情调。如果没有罪，这样的崇拜很可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异教可能是“美丽”的宗教，但它们缺乏

道德真理和道德严肃性。我很清楚，异教徒的崇拜既有黑暗的一面，也有看似“光明”的一面。直到远古时代，甚至罗马皇帝时代，都有人献祭。我们对这种崇拜不寒而栗；然而，它却是建立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之上，即生命因罪而丧失，而罪只能以生命来赎回。这种对真理的可怕歪曲——除了是内心中寻求那赦免罪的上帝的、（罪人的）呼喊，还能是什么呢？异教是一种追求的宗教，但它的追求没有发现、也没有达到上帝的圣洁与真理。

《旧约》的宗教是希望的宗教。使《旧约》远远超越异教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对造物主上帝的信仰。整个《旧约》弥漫着神的威严，在神面前，受造物不过是尘土和灰烬。天上的天无法容纳全能者，他的宝座是天，地是他的脚凳，他说话就成事，他命令就坚固，他高高在上，凌驾于一切受造之物之上。使以色列超越异邦世界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对神圣的认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如此严肃的对于罪的忏悔和承认；在其他任何民族中，都听不到像以色列的忏悔诗篇中那样可悲的声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以色列这样意识到罪人与圣洁的上帝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深渊。没有人能够跨越它，唯有恩典能够做到这一点。诚然，以色列人献赎罪祭，接受洁净之礼；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并不能洁净他的良心，这些不过是内心虔诚的象征性形象，是未来的象征。以色列人的希望之眼就投向了这个未来。以色列就生活在这个未来之中。人们期待着上帝所有应许的实现，期待着灵魂所有渴求的满足，期待着上帝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废除一切罪恶，

结束一切苦难，亲手管理他的子民，维护他圣徒的事业。这是贯穿《旧约》所有预言的希望。这个未来的目标给了以色列一盏明灯，使他们能够理解上帝在历史中的道路。在任何其他民族中，神治理世界的观念和意识都不会如此强烈和生动，而这种意识的核心精髓就是对未来的盼望，即神的国度的未来。这个未来将从上帝与他的子民所立的“新约”开始。

与“旧约”不同的是，这个完美的“盟约”不是由外在的戒律构成，而是以内心为归宿，以赎罪和宽恕为基础。这是耶利米的伟大预言（耶利米书xxi. 31-34）。

以色列是充满盼望的民族，以色列的宗教是充满盼望的宗教。以色列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事实。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它的本质不在于观念，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事实。

大约三四十年前，当人们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理性的最高思想时，就误认为找到了认识基督教本质的钥匙。在此之前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时代，把基督教的全部精髓归结为拿撒勒人耶稣的智慧和德行的寥寥历史，以及关于上帝、美德和不朽的一些普遍的基本真理。当猜测式哲学的深层精神在本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身上复苏时，它断言，占据每一个有思想的头脑的最深邃的思想已经以形象语言的通俗形式沉淀在这里，构成基督教奥秘的思想之中心是上帝与人的合一，上帝是人的真理，人是上帝的真实。

对于外在的理解力而言，这两者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但对于内在的理性而言，它们是一体的，合二为一。人不仅仅是外在感官所看到的有限存在，而是无限的显现。当人想到上帝时，他想到的是自己更高的真理，从而将自己与上帝合而为一。这是理性的最高思想，也是基督教神人教义的含义所在。这就是谢林和黑格尔哲学学派当时所传授的观念。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基督教教义正确含义的完全误解，哲学时代的这些观念已被普遍抛弃。我们已经知道，哲学不是宗教，它不能取代宗教。但是，现代所谓的新教自由派神学【即那些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所谓“自由派神学家”】，自称是宗教思想的必然进步，自称是神学中的自由主义或自由运动，自称是基督教与时代知识的调和者，它用什么来取代哲学思想呢？宗教思想，即宗教和道德完美的思想；现在有人断言，这是基督教的精髓。据说，犹太人的立场是坚持对我们的理性而言毫无意义的历史事实。据说是犹太人的思想丰富了世界，创造了迄今为止被称为基督教的神奇历史。据说，现代思想在文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摒弃了神迹，使人们无法相信神迹。因此，这（神迹）不可能是基督教的本质。因为基督教与所有其他精神生活领域一样，是一般精神发展的产物，其真理在于一种观念，即宗教和道德完美的观念。

我们承认基督教有思想：它的思想比整个古代哲学都丰富；基督

徒的思想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深刻。然而，基督教的精髓不在于这些，而在于一个事实——赎罪的事实。诚然，这一事实是一种理念的体现，是上帝自己永恒的救赎理念的体现。然而，为了拯救人类的目的，这一理念被赋予了历史的真实性。即使是这一神圣理念本身也无法拯救我们。它之所以是我们的救赎，只是因为它成为了事实。因为罪是一个事实，是世上最真实的事实。现在，如果要摒弃一个事实，就不能仅靠观念，而必须靠事实。而基督教就是消除罪恶，是神对人类罪恶的回应。因此，它是一个事实，是赎罪的事实。唯有这一点，这实际的赎罪，而不是一种观念，才能给我们带来我们所寻求的良心的安宁，带来真正的赦免。

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都建立在事实之上。这里的一切都受强大的历史事实的支配；构成基督教本质的事实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的本质；因为基督与基督教的关系不同于穆罕默德与穆罕默德教的关系。对于以他为名的宗教来说，他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宗教意义；他不仅是其创始人，而且是其主体；他与基督教合二为一，事实上，他本身就是基督教；他将基督教永远与他的个人结合在一起。在他的事业中不可能忘记他自己。在其他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事业会与它的始作俑者分离。对于那些人类的恩人，人们确实会怀着感激之情来怀念他们；但是，他们的恩惠终究会被人们所享用，而他们自己却也会被人们所遗忘。谁能肯定自己永远不会被遗忘呢？但耶稣基

督永远不会被遗忘。他以自己为宗教的中心；正如教会的整个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历世历代的基督教都是这样看待他的。所有的崇拜都是对基督的颂扬。教会的所有赞美诗都是赞美基督的。当基督教艺术把她所拥有的最珍贵的宝藏、她所能表现的最好的东西放在基督脚下时，她就胜利了。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宗教意义上，那么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证明呢？他是基督教的核心，他已将基督教与他的个人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基督教就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接着要探究的就是基督教的本质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和教会给出了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的答案。

古希腊教会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在于最高真理的启示，在于绝对理性的彰显。希腊教会的教师们从希腊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那里汲取营养。因此，他们希望将这些伟大的古代精神与万灵之王耶稣基督联系起来。他们在基督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看到了真理的太阳，看到了最高的哲学，看到了绝对的理性。这就是希腊教条主义者的观念。他们表达了一种真理，但不是全部真理。

西方拉丁教会继承了古罗马所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和管理才能。它

确认基督教将恩典与生命的神圣国度带到了世界，这个国度就在教会之中，基督教就是教会。那么，想要分享国度恩典的人就必须服从教会的教规。因此，基督徒的虔诚就是对教会的服从。我们不得不钦佩罗马在西方民族动乱的暴风雨中为基督教在教会内确保安全避难所的能量。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虽然罗马教会与希腊教会都完好地保护着圣经、以及正确的经典教义总结，但在其具体实践以及教导上，却逐渐远离圣经、以及圣经所表达的基督教的全部真理和精髓。

宗教改革源于良心对救赎的焦虑——源于内心对保证的渴望。在宗教改革中，古老的问题被重复提出：“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我怎样做才能得救？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这就是宗教改革和新教（回归圣经运动）的起源，新教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基督耶稣对罪人的救赎，我们因信得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新教认为基督教在精神上高于整个世俗生命。因为它并不试图将其影响范围局限于个人的内心生活，而是将其扩展到整个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基督教不是靠外部权威的措施，而是靠圣灵的力量来征服世界，直到历史终结时，在未来上帝的国度里，世界的对立精神将完全屈服于基督教精神的至高无上。基督教理应获得世界性的地位，因它只能占据这个位置，因为它是罪人的救赎，是神恩的宗教。这是它的本质。

而这一本质，也是其真理的印记。因为在这里，它通过宣布人的

罪性和毁灭来贬低人，也通过宣布拯救人的神恩来提升人。没有其他宗教能让人如此深感卑微，也没有其他宗教能像基督教这样真正地安慰人。在所有其他宗教中，我们只能得到这些真理的一部分；人要么被贬低到畜生的水平，要么被虚假地塑造成神。福音是全部的真理，它通过对耶稣基督的宣讲而显明真理。正是它通过必要的补救（救赎）方法，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毁灭的严重性。它告诉我们，我们多么需要救赎，但这也是上帝的恩典赐予我们的。

因此，基督教一方面是罪人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救赎，另一方面是使我们确信这一点的信仰。因为信仰需要确信。自由派神学、以及猜测性哲学，会被各种有疑问的观点和看法所占据；但真诚的信仰却需要确信；这是信仰的本性。

那么，这种确定性取决于什么呢？教会的权威。这就是罗马教会的回答，它肯定地说：“教会所教导的都是真实的，因为教会是无误的；她具有真理的精神，她是受启示的”。但如果她不是无误的呢？如果这些断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呢？那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么，信仰就必须与教会的无误性一起垮台；因为信仰是建立在教会的权威之上的，而事实上，信仰就是对教会的信仰。因此，这不可能是信仰的最终基础。我们必须比教会更进一步。

教会的背后是圣经。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对圣经的信仰，更重要

的是对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的信仰。而这件事，如果用一个词来命名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这种信仰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是宗教性的；有历史真理，也有道德和宗教真理。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方式来确定历史的真理；其他的真理则是内心的信念。凯撒是被布鲁图杀死的，拿破仑一世死于圣赫勒拿岛——这些都是历史真相。没有一个知识通达的人怀疑这些事实。但它们与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又有谁会为它们冒生命危险呢？它们（凯撒或拿破仑的死）只是偶然的历史事实，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确信它们，但这只是历史性上的确信，而不是内心信仰层面的确信，不是道德上的确信。耶稣活过；他出生在奥古斯都和希律王统治时期；他死在本丢-彼拉多手下，等等，这些也都是历史事实，我们以历史的方式确定了这些事实。但对我们的信仰来说，它们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宗教意义。这种宗教重要性正是我们信仰的独特之处。耶稣基督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救赎史。他生活的事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内心生命的真理。这些需要内心的确信。对这些真理，我们不仅有历史层面上的确信，还有道德层面上的确信。对于历史真理，我们以历史的层面确信，对于道德真理，我们以道德的层面确信。基督教的基本真理，由于其对我们内在宗教生活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道德真理的高度。所有这些真理的最终证明之一就是它们的自证力——它们对良知和理性的内在证明，以及它们的道德效果的外在证明。基督教的这种内在证据是双重的。我们的灵为向我们说话的真理之灵作证，真理之灵又为我们的灵作证。因为是我们的心灵见证了

这位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正是我们所寻求和需要的；同样，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接受到我们的心灵中时，它就证明了自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和知识的力量，从而向我们的心灵见证了它的真理。

这就是信仰的宗教确定性。那么，我们如何获得这种确信呢？不仅是通过证据，而也是通过内心的体验。

我们确实为基督教的真理提出了论据。我们发表辩护性的演讲。但这些都有效果呢？它们的确可以驳斥和消除不信的论断；它们可以扫除信仰道路上的绊脚石；但它们本身无法创造信仰本身的内在确信。信仰不是争论的结果。如果信仰仅仅是通过论证战胜理解力，那么它就没有道德价值和意义。但它（信仰）是一种道德行为。我可以证明一个几何命题，使其他人的理解力不得不接受它。我可以迫使他人承认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和）的真实性，只要他有足够的理解力来遵循证明的过程。但谁会说这种对于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屈服对人有任何道德上的重要性呢？这（承认毕达哥拉斯定理）是人的理性的必然行为，而不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我们要么通过感官的确信，要么通过理性的运作来获得确定性；但对于道德真理而言，前者用处不足，后者也完全不够。同样，在信仰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在这里，不仅仅是理性在说话，心灵和良知也在说话。

对一个眼睛从未见过光的盲人来说，我可能永远不会谈论那么多色彩之美——这对他来说只是一门外语。直到他的眼睛睁开，他才能听懂我的话，才能判断光的颜色。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眼睛对上帝的光明和真理的世界——这个信仰的世界——视而不见，那么任何言语、任何证明都无济于事。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匮乏，渴望光明；但只有睁开眼睛去看，我才能看到和理解光明。这是我获得信仰知识的重要过程。正如我们只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生来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同样，只有当我们生来就生活在信仰的世界里时，我们才能知道信仰的世界。就像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直接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因为它是经验的问题；同样，我们对信仰的另一个世界也有直接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因为它也是经验的问题。就像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经验一样，我们对那个世界也会有经验。就像感官世界真实地与我们接触并进入我们的心灵一样，看不见的世界也真实地与我们接触并进入我们的心灵。这样，我们就达到了信仰的确定性。那么，请允许我向你们谈谈知识与信仰的相互关系。

有人否认信仰可以与知识相容，因为信仰的本质是感觉和情感，它抗拒知识。然而，二者缺一不可。知识需要信仰作为它的前提，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信仰之上；信仰需要知识作为它的终结，因为信仰已经是一种知识，并不断向知识迈进。上帝把每一个都联系到了另一个，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人就不能把它们分开。

难道每一门科学不都是建立在终极公理的基础之上吗？难道世界和人的感知力不是一切知识的前提吗？

我对我所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的确定性，与我对我所看见的这个世界的确定性是一样的。

如果存在一个永恒的善良和真理的世界，如果我们是为这个世界而非仅仅为这个短暂的世界而生，那么我们对前者的感知就一定与后者相同，对前者的观察和内在体验就一定与后者相同。信仰的确定性正是取决于此。或者有人会说，信仰不是确定性，而只是一种主观或武断的概念？恰恰相反，信仰的确定性并不亚于其他确定性——它与其他确定性没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只是种类上的区别。信仰的确定性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和行使的，这种方式既不仅是感官的确信，也不仅是理性的证明，而更是道德的确信，即信仰。难道我们只确信我们五官所能感知的世界，或数学世界，而不确信更高的道德精神世界吗？难道我们不能确定上帝的存在吗？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存在就像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事物的存在、二加二等于四的存在一样确定。不，还要肯定得多；因为后者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我们对于上帝的认知不会是错觉。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哲学家笛卡尔说过“上帝的存在比最无可争议的几何证明更确定”。当然，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就必须相信他。确信上帝的存在的确是一种知识，但这是信仰的

知识。我必须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我看不到他；但我相信他，因为我体验到了他。正如我确信我所看到的一样，通过信仰，我也确信我所盼望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凭据”。

信心涉及看不见的世界。但是，看不见的世界并不比看得见的世界不真实；我们属于它（看不见的世界），就像属于我们感官的世界一样；实际上，我们和前者一样真实地接触着，因而也和对于后者一样确信它（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我们只需将心灵向它靠近；是信仰为心灵插上了翅膀，将它带入那个永恒的世界。但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只有根据它自身的性质和规律才能被理解。那些在思想上把这个世界转移到那个世界，并用此世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那个世界。但是，我们在哪里无法以这个世界作为永恒世界的标准呢？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都必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数学定律无法解释意志的自由；这个世界的标准也无法提供永恒世界的概念，因为永恒世界必须用它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因为与上帝和上帝的世界相比，人类的观念所能达到的伟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它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概念，必须以它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但是，当我们的思想上升到那个永恒世界的高度时，它（我们的思想）就能理解它。必须放下的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的思维能力，也不是我们的知识；如果我们想在精神上翱翔于另一个世界，就必须把这个世界的有限性从我们的观念中驱逐出去。是信仰为心灵插上了翅膀。

依赖于某种自然世界局限性倾向的信仰又是什么样的信仰呢？这确实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信仰。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这种生活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裂，内心的渴望与头脑的思考完全背道而驰。

信仰是内心坚定而喜悦的确信，它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信仰不是知识的对立面，而是最高级的知识，它比任何其他知识都更值得被了解。信仰者和知识者并不是对立的。一个人不会因为成为学者就不再是信徒。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只与我们对他的信仰成正比。当信仰成为意志的重要原则时，它也同样成为思想的推理原则。因为信仰包括这两者。它是内在生命的事实，也是心灵的信念；因此，它既产生生命，也产生知识；因为它既是一种智力，也是一种道德力量，尽管它是在信仰的世界中行使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在下面的讲座中努力向你们介绍基督教信仰真理的任务强加给了自己。

永恒的恩典在罪恶的深渊之上，筑起了神圣救赎的宏伟大厦。神的国度正是建立在除去人的罪、和神的恩典之上。我将在下一讲中讲述其中的第一部分。

第二讲

罪

罪和恩典是基督教整个教义体系所围绕的两大事实。谁理解了人的罪和神的恩典，谁就理解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正是强调于这两点。

今天，我要向你们谈谈罪、忧伤和内疚。这三种重要的力量密切相关。

一想到罪，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人类在漫长岁月中所遭受的一切悲哀和苦难。

诚然，在某些时刻，这些感觉会消失——纯粹的快乐和愉悦的存在，在这些时刻，整个广阔的世界显得那样明亮和美丽，就好像它和我们自己的灵魂都不曾有过哀伤的阴影。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关注的是貌似，而不是实有：我们只是忘记了生活中的悲伤，

它们并没有因此而离开尘世。当我们从世界显得如此光明和美好的高处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痛苦、悲伤和不幸。

有人说，大自然是和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赫拉克利特，一位古老而深邃的哲学家，称争斗为万物之父；对大自然的观察告诉我们，在这里，同样的冲突，同样的残酷，就像在人类生活中一样普遍存在。破坏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而沉浸于这种思考的人，很可能会怀疑上帝的智慧和良善。

如果有人反对说，我们不过是自己灵魂的感受转移到自然界中，但这也承认了这种感受存在于我们之中，因此，邪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普遍事实。只要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自从他们开始思考，邪恶起源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们。邪恶从何而来？痛苦从何而来？可以说，所有宗教，尤其是最古老、最深奥的宗教，都试图圆满解决这个问题。最古老的哲学之一是印度的吠陀哲学。它们的主题是“恶”的事实。流传最广的宗教是佛陀的宗教。它的起源是尘世生存的悲哀。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哲学是叔本华的哲学，他是法兰克福的孤独哲学家。他的思想一直被邪恶问题所困扰。莱布尼茨提出了最美好世界的学说。叔本华称之为对人性无数苦难的痛苦蔑视。他的哲学主题是生命的悲哀。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各种哲学体系和各种宗教，至少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我们的生活就是通向死亡的道路，这一点对我们讲座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

死亡统治的见证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我们。在整个自然界中，不断发生着触动所有人情感的死亡。古代世界那些神化自然物的宗教，在春天的荣光消失时，会为死去的神和人的宠儿举行葬礼哀悼。他们哀悼的又何尝不是垂死的自然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今天的感受不像他们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那么鲜明；然而，我们无法将忧郁的感觉从我们的脑海中完全驱除；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一直在吟唱着关于世间万物易逝的哀歌：“逝者如斯！你的波涛如何咆哮！Vergänglichkeit, wie rauschen deine Wellen！”

然而，受死亡法则支配的不仅仅是自然界。我们看到它也统治着历史。在过去的岁月里，人类的宏伟作品现在还剩下什么呢？几片废墟，一点尘埃，风吹过的痕迹。学者们对古代伟大帝国历史的研究正是在沙漠中进行的。我们到处都在踩着过去的尘土。

而我们自己，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繁荣幸福，无论它持续了多长时间——一瞬间，它就消亡了。即使是最幸运的人，又能剩下什么呢？一捧尘埃，几滴泪水。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我们也在消逝。

但我们的消逝不仅仅是像凋谢的花朵或无理取闹的动物那样。我们知道，我们会死去，我们必须经历死亡的感觉；而且不只是死

亡的感觉，而是往往伴随着死亡的许多折磨的过程。我们歌颂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英雄；但有谁知道战场上的恐怖、难以言表的可怕，这些恐怖是被夜幕所遮蔽，还是被明日的阳光所照耀？眼睛所能看到的也不是这些恐怖中最可怕的；除此之外，还有隐秘的痛苦、无言的绝望，也许它们寻求死亡，以摆脱无法忍受的痛苦！又有谁会去计算失去亲人者的眼泪，又有谁会去关注那些被毁灭的家庭和他们被毁掉的幸福？但是，我们不需要踏上血腥的战场就能认识死亡。它在我们的道路上无处不在，每一天都在告诉我们，每一次生命的离去都在向我们宣告死亡是什么。

它不仅仅是死亡的行为。死亡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贯穿整个生命的过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持续的死亡；它只不过是一个延迟的死亡。我们的一生都是痛苦的一生，无论是心灵的痛苦还是身体的痛苦。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比另一个人的痛苦少，但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绝对没有痛苦的。没有痛苦的人生就是没有爱的人生，因为爱就是同情。诗歌是生活的镜子。假如把诗歌中所有的悲伤都去掉，还会剩下什么呢？所有真正的诗歌都充满悲伤，因为生活充满悲伤。

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称他的体系为“悲哀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许是梦想，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这个假设不是梦想，而是现实——人类悲哀的现实。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无力的冲突；因为苦难是更强大

的苦难，而且往往是令人心碎的苦难——穷人、被遗弃者、被禁止者、堕落者的苦难！如果有人一眼就能看到他周围人类的全部苦难，并立即感受到这种苦难所需要的所有怜悯，我相信他会死于这种苦难的忧伤，因为这种苦难是无法计算的。

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状态？这种说法与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感受是相悖的。古人称死亡为睡眠的兄弟，并常常以此来描绘死亡。然而，这不过是试图掩盖它的恐怖痛苦；而我们的整个外部世界不也是在诗意般的形象下展示着死亡的痛苦吗？因为心灵并不能通过这种掩盖或诗意方式真正摆脱它们。谢林在他优美的对话《克拉拉》中，把死亡描绘成隐藏在人体内的更高生命萌芽的解放。诚然，我们有一个不朽的客人，他就住在我们身体这个即将毁灭的帐篷里。但是，打破这个帐篷是生命中最剧烈、最痛苦的行为，每个人都觉得这种解脱方式是不自然的。如果我们的天性与之一致，就不会在死亡中如此挣扎。贯穿我们整个生命的断裂一般的残酷事实，消解了我们生命的和谐。我们的情感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死亡的摇摆与罪恶联系在一起。良心的见证让我们在道德世界的不和谐中寻找生命不和谐的原因。是上帝的公义让死亡与罪恶为伴。是大自然的道德法则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周围受造物的不和谐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触动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是我们道德状况的形象。正是意识到了这种联系，苦难才变得如此强烈。因此，如果我不谈论以如此众多和如此多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道德罪恶，我就会忘记人类苦难图景中最

基本的特征。

社会正在与一个坚定而危险的敌人持续作战。它就是犯罪。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它比其他时候更大胆地抬头；但在任何时候，在这个世俗世界中，它都不会完全不再成为善意者的恐怖之事和恶意者面临的诱惑。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因为沉睡在人胸中的激情是多方面的，它们会在恶意的行为、贪婪的欲望、自私自利自义、肉欲的狂热中爆发出来。有个人犯罪，也有国家犯罪。有单个家庭的犯罪历史，也有被犯罪诅咒的种族的历史；还有人类的历史，到处都是犯罪的印记。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最狭小的范围内，那么，即使是我们伟大而辉煌的城市之一，也包含了多少罪行！一个夜晚，又有多少罪行被黑暗的面纱所笼罩！

有人回答说，这些不过是人类身上的一个个溃疡？那么，这些溃疡难道不能证明人体的体液已经腐败了吗？我们也许不是罪犯，但罪犯就是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它们至少表明了人性的堕落有多深，人性的能力在罪中有多顽梗。除非人性已经在本质上堕落，否则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犯罪。

此外，罪是一种普遍的力量。要证明它的普遍性，无异于把水倒进大海。各个时代的诗人和思想家都在描述和感叹它的统治。所有宗教都在研究罪、罪的起源和罪的废除。

人类的思想一直在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罪恶从何而来？基督教给出的答案是最简单也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因为如果我们说上帝使人有罪，我们就否认了他的圣洁和慈爱；如果我们说道德的纯洁是人的目标，而不是他的起点，我们就把使徒保罗所谴责的“让我们作恶，使善降临”的原则归于上帝。罪不是原罪（人在被造的起初是好的，没有罪）。关于恶的起源有很多论述，但关于善的起源却没有一篇论述。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当然地认为善与起源本身是一体的。因此，罪和悲哀不是原初的，而是作为事件发生的。

那么，罪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是我们感性本性的必然产物吗？这是理性主义（自然神主义）的论断，但却是错误的。感性的力量本身并非是人犯罪的根本原因；因为人犯罪是自己意志选择的结果；“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肉欲摧毁了（挪亚洪水之前的）旧世界，现在仍在摧毁着许多人。它们构成了罪恶的一个大领域，但并非其全部。傲慢、野心、骄傲、自以为是、利己主义都不是肉体的罪。罪的根源比单纯的肉体及其肢体渗透得更深：它是一种精神力量，居住在我们的思想中不亚于我们的肉体；它是我们意志的变态；它属于我们的道德而非肉体本性，否则我们与它的冲突就不是道德冲突而是肉体冲突了。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滥用我们的身体，我们都不会因此而消灭罪恶；不，即使我们杀死自己，我们也不会因此而杀死罪恶，因为我们无法杀死灵魂。罪不是从感官中产生的。

那么，它是否源于我们的有限性？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物而不是神吗？这是雅各比等哲学家的教导，也是普通人常说的语言，他们从人性的弱点中找到了罪的借口。那又如何呢？我必须是上帝才能无罪吗？我们渴望摆脱这种最可耻的束缚，我们希望摆脱束缚的时刻能够到来。但即使到了永恒，我们仍将是有限的受造物。我们的道德完美体现在哪里？那就是全心全意地爱上帝，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么，在这件事上，阻碍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有限性，而是我们的罪性；不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物，而是因为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所以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罪并非源于我们的有限性。

那么，它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规律吗？黑格尔学派也是这样认为的。据他们所说，一切生活都包含着对比，包含着是与非：道德生活也是如此。但正如莎士比亚说，“是”和“否”的相对论是糟糕的神学。其实，罪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它不可能是必然的。无论如何巧妙地证明它（罪）的必要性，我们的良知都将永远否认它。罪不是通往善的道路，而是善的对立面；恶不是善的影子，而是善的对手；善不是恶的父母，而是恶的审判者。确实有人说过一些骄傲褻渎的话，也有人断言，直到第一次犯罪，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才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甚至席勒也陷入了这个误区，黑格尔学派则将其奉为智慧。但罪不是人的升华，而是人的堕落；不是人的尊严，而是人的耻辱。它不是把人从动物提升为

人，而是把人从人降低为畜生。这是人的自由，但却是对自由的滥用。正是在这些话中，我们找到了探究罪恶起源的答案。它是对自由的滥用。自由是人性的根本。它包含了反抗上帝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性。通过自由的行为，人类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自由是上帝的恩赐，但滥用自由却是人类的行为。

《圣经》宣称，人被引诱违背上帝的旨意，渴求被禁止的享受；人因此变得有罪，从根本上堕落；——这很奇怪、令人难以理解和承认吗？难道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还不能解决罪的问题，解释人类堕落的事实原因吗？

在所有民族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历史开端的堕落的模糊记忆。我们随处可见关于人类早期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的传说，与《圣经》中关于来自外部的诱惑以及人类屈服于诱惑给人类及其尘世带来致命后果的叙述相呼应。那些只是晦涩而混乱的回忆，保存在不同民族的记忆中；但它们毕竟是回忆，与《圣经》中的记载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是如何证实《圣经》的。《圣经》中朴实无华的记载清楚地证明，罪的起源，以及因此，人与神之间的分离与隔绝。我们就像流亡者一样，渴望被赶出的故土；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对失去家园的思乡之情，无处不在。到了老年，这种思乡之情往往表现为对童年时光的惆怅。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对我们个人童年时代的遗憾，而是对整个民族童年时代的遗憾。无论人性中蕴含着什么美好或高尚的东西，它的善念、它的道德努力、它的更高尚、更崇高的情感，都是过去伟大状态在

被失去以后的废墟。我们都走在这样的废墟之中。我们不由自主地接受了它们对我们的见证。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动物，而是上帝堕落的孩子；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堕落。他至少还保留着自己尊严的记忆。诚然，他现在衣衫褴褛，但他虽是乞丐，却曾头戴王冠。显然，他生来就是国王之子。他渴望恢复他的王冠，这难道值得奇怪吗？

当《圣经》这样描绘我们人类最初的纯真状态时，它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受，而更深层次的思考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最低级的异教民族中发现的粗鲁野蛮和残暴罪恶，并不是原始自然的残余，而是后来继续退化堕落的非自然状态。卢梭所梦想的未受玷污的自然状态并不存在。无论是在语言、习俗还是传说中，我们到处都能见到较高精神层次的片段，但这些片段就像是一个曾堕落毁灭了的世界的碎片。人所处的原初状态，它的灵魂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道德人格，他的最高命运就是与上帝相交。与上帝的交流，即宗教，是人的本性的固有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人不忠于上帝时，他就是不忠于自己。上帝在构思人的样式形象时，就把人与上帝的交流作为其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如果说对于人的创造是这一构想的实现，那么上帝在创造人之前，就已经在自己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共融的纽带，并以上帝的同在充满了人的理智和意志。人的所有情感都以上帝为对象和目标。一种不由自主的吸引力，就像把孩子引向母亲一样，把他的心引向上帝。然而，正是这种

不由自主的心灵吸引被提升为有意识的意志行为，并从自然的范畴提升到自由的范畴。恩赐包含着责任。履行义务的途径应当是自由的决定。人还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满足他被造的目的，但他正在通往这个目标的路上。他的圣洁还不是成就的圣洁，而是纯真的圣洁。同样，他还没有获得完全的不朽，尽管他还不曾面对死亡。他的内心包含着罪和死亡的可能性，但不是现实性。如果说罪和死现在都成为了现实，那么这是人的行为，是人的意志决定的——换句话说，人堕落了。

罪是意志的问题；它属于思想和道德生活的范畴，因此也属于自由的范畴。我们不是被迫犯罪，而是决定犯罪；这是一种意志的行为。但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它是意志的一种品质，它产生犯罪的行为；它是我们行为之前的一种意志品质状态。那么，是一种最初堕落的行为产生了这种品质，使我们处于这种状态。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堕落行为，我们才变得有罪。

有人反对说，人类堕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重演的历史。的确如此。它之所以重复发生，是因为它原初时确实发生过，并因此成为我们本性中的一个事实。因此，《圣经》对堕落的叙述不是披着历史外衣的哲学神话，而是对一个事实的描述；因为罪是一个需要历史渊源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哲学中的一种观念。毫无疑问，这段叙述充满了象征意义，但这是历史真实性的事件。

【译者注：以下引述圣经创世纪三章、以及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3: 1 耶 和 华 神 所 造 的 ， 惟 有 蛇 比 田 野 一 切 的
活 物 更 狡 猾 。 蛇 对 女 人 说 ， 神 岂 是 真 说 ， 不 许
你 们 吃 园 中 所 有 树 上 的 果 子 吗 ？

3:2 女 人 对 蛇 说 ， 园 中 树 上 的 果 子 ， 我 们
可 以 吃 ，

3:3 惟 有 园 当 中 那 棵 树 上 的 果 子 ， 神 曾
说 ， 你 们 不 可 吃 ， 也 不 可 摸 ， 免 得 你 们 死 。

3:4 蛇 对 女 人 说 ， 你 们 不 一 定 死 ，

3:5 因 为 神 知 道 ， 你 们 吃 的 日 子 眼 睛 就 明
亮 了 ， 你 们 便 如 神 能 知 道 善 恶 。

3:6 于 是 女 人 见 那 棵 树 的 果 子 好 作 食 物 ，
也 悦 人 的 眼 目 ， 且 是 可 喜 爱 的 ， 能 使 人 有 智
慧 ， 就 摘 下 果 子 来 吃 了 。 又 给 她 丈 夫 ， 她 丈 夫
也 吃 了 。

3:7 他 们 二 人 的 眼 睛 就 明 亮 了 ， 才 知 道 自
己 是 赤 身 露 体 ， 便 拿 无 花 果 树 的 叶 子 ， 为 自
己 编 作 裙 子 。

3:8 天起了凉风，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里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3:9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

3:10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3:11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

3:12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

3:13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你作的是什麼事呢？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3:14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3:16 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孕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3:17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3:18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3:19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3:20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3:21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3:22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3:23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3:24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创世纪

第二章

第一个安息日（1-3）。在创造中的一些更多细节（4-7）。立了伊甸园（8-14）。人安置在那里（15）。神的吩咐（16, 17）。那人给各样动物起名，神造女人，婚姻的设立（18-25）。

1-3。六天之后，神歇了造物的工。神不是象一个劳累的人歇息，而是象一个喜乐满意的人作工后安然休息。注意这里，在恩典的国度的起头，是安息日的圣洁和使人保守圣洁。在这时除了我们的先祖父母，还没有别的人。安息的日子为了他和她设立，也清楚地是为了所有的后来世代所设立。基督徒的安息日，是主日；在这里我们记念神子，和他所完成的救赎的工。

4-7。这里提及造物主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表示了他自己是自有永有的，以及所有的被造之物的存在都是他给的。继续提到草木和田间菜蔬，因为这是神所造，以作为人的食物。地并不是自己长出这些果实：这完全是凭神的大能所完成。同样，人灵里的成长也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因着神的作为。雨水也是神的礼物，它是由神所降。虽然，神有时凭借一些手段和条件来作工，他若愿意，当然也可以不用这些手段和条件，同样来作工；虽然，我们不应当在条件缺乏的时候来试探神的作为，我

们却必须信靠神—无论是在条件缺乏或是丰富的时候。无论哪种方式，神都会亲自看顾自己所栽种的，使它生长。神的恩典降下仿佛雨露，安静轻声地浇灌着属他的教会。人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但是灵魂却不是：但遗憾的是他紧紧贴伏在地土之上，终日思想着属地上的事情。我们必将很快见主面，向他展开呈现我们灵魂的光景；而如果我们丢失了灵魂，即使在这世上获取了很多，我们也必将永远灭亡了！愚顽人轻看自己的灵，他们关注自己的肉体要远远胜过考虑自己的灵魂。

8—14。亚当被安置的地方，并非一个象牙塔或宫殿，而是一个园子。我们如果越是过简单普通的生活，越是远离骄傲和奢侈，就越可能接近纯真。人的自然状态能够满足于一定数量的简单物质条件，那是最自然的；凭神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满足于更少的条件。但是，人若不认识神，他的贪婪必会使他去抓取一切，而仍然不能满足，也永不能满足。除了神自己所赐和所膏的之外，再没有其它东西能使人的灵魂真正得满足和喜悦。伊甸这个名字表示了喜悦和满足。伊甸园有全部的令人喜悦的舒适，世上从没有其它的地方象这样。它满有悦人眼目的树木，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神，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不仅愿意亚当得着利处，也愿他得着喜乐；因为在纯真中有喜乐，也只在纯真中有真正的喜乐。当神把我们放在丰富之地，我们应该带着欢乐满足的心来服侍他。伊甸园有两颗特别的树，跟世界上的任何树都不同。[1]。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这生命树并不是给亚当的一个记念，让他记得他生

命的源头和创造者；也不是用什么自然界的方法保存或延长亚当的生命。它是给亚当的记号和封印，能让他有持续的生命和幸福，甚至直到永生。它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慈惠，也要亚当持守在顺服和纯真中。人可以吃上面的果子乃至存活。基督现在就是我们的生命树（启2：7，22：2）；也是我们生命的粮（约6：48，53）。[2]。园中也有分别善恶的树。这棵树叫这个名字，并不是说它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去寻求，或是能增长有用的知识（否则神就不会禁止了）。而是因为，首先，这是神清楚的正面的指示。这树可以使人知道道德上的善恶。什么是善？就是遵行神的话，不吃这树的果子。什么是恶？就是不遵行神的话，吃这树的果子。所有其它事情上的善与恶的分别都写在人的良心里，但这里，神的律法，就写在这棵树之上。其次，在此，这树对亚当而言，是一个明白善恶的检验。失去善，使他知道善的无价；品尝恶，使他明白恶的刑罚。正如恩典的新约，不只是信者得救，而且，不信的必被定罪（可16：16）；在基于纯真的义的初约中，也是如此：不仅“遵行神你可以存活”（这里有生命树的果子给亚当随意吃），而且，“不遵行神则死”（这里有分别善恶的树作为亚当的警戒）。如此，借着伊甸园中这两颗特别的树，神将善恶与祸福生死陈明在人的面前（申30：19）。这四条河流给园子带来丰富和欢乐。创13：10讲到所多玛之地时说那里到处是滋润的，就象耶和华的园子。注意，神所栽种的，他一定会看顾浇灌。公义的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1：3）。在天国里有河流无限地超过这些；因为那是生命水的河流，不是来自伊甸，

而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启22：1），使神的城欢喜（诗46：4）。希底结和伯拉河是经过巴比伦的河流，在圣经其它地方我们也可以读到。在河边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坐下，因追想锡安而哭泣（诗137：1）。其实我觉得他们（与我们）更应为追想伊甸园而哭泣。昔日的乐园中的河流连接着今日他们的被掳之地，可见罪给人带来的困苦有多深重。这里提到哈腓拉地。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当然这是那地可以夸耀的，但是，伊甸园则有沃土可以夸耀；哈腓拉地有那么多金子宝石，但伊甸园有一样无限超过这些的：就是生命树以及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也同样可以对外邦人说：他们有财富，我们有福音；他们的金银财富虽好，我们在福音里的富足要无限地更加超过他们。

15. 神造亚当以后，他将那人置于伊甸园。注意，人是在伊甸园外被造的。他是用外面普通的微尘所造，而不是园中的沃土。亚当见过也知道园外的世界，更明白园中所有的欢乐舒适都是因神的恩典。因此，亚当在伊甸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自夸的。只有造我们的能使我们幸福；那造我们身体的，是我们灵魂的父，除他以外，还有谁能使我们的身心得到真正的全部幸福呢。（1）即使在伊甸园圣地，人也有修理看守的事情要作。我们来到世上，绝不应该游手好闲。那给了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也交托了责任；神把世界给我们居住，也造了各样事物让我们修理看守。如果拥有一个高贵的出身，一份很大的产业，一片广大的疆土，或是拥

有完全的纯真，深沉思想的天赋，或是拥有一个小小的家庭，能给一个人什么也不用工作的理由，使他尽享安宁；那么，亚当也不必工作。但是那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也交付给我们了责任，让我们来服侍敬拜神，并且，为了世人的得赎而辛勤工作。若我们罔顾自己的责任，我们就不配自己所拥有的生命和神的保守。（2）世上的事物有时也可以跟服侍神和与神交通不矛盾。天国的子民和儿女在这世上的时候，有时不得不用些时间和心思来作一些与世界有关的事；但是，若他们作这些事的时候，眼目真诚专注于神，那么他们所做的，也和他们屈膝祈祷时一样都是在真诚地敬拜服侍神。（3）”修理看守“是一个古老也有荣耀的职业，即使在伊甸乐园中也需要。在伊甸园，虽不必除杂草（因那时还没有荆棘和蒺藜为害），仍需看顾和修理打扮。这样的工作也给人仰望造物主，接受他的旨意的一种机会：当人的手在辛勤劳作时，他的心始终思想他的神。这样的劳作不是由于贪婪，是出于纯真。（4）在神所交托和呼招我们于其中的事业里，有真正的快乐。亚当的工作可不仅仅是增加他在伊甸园的快乐而已：若他游手好闲，就不会有快乐。迄今这仍是一个律，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3：10，箴27：23）。

在人纯真时，神给人诫命，把人带入他的约。至此我们看到神作为全能的造物主，人的创造者，丰富的施恩者，也是一位管理者和律法制定者。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不是由于亚当的选择，而是使他在那里置于管理之下。正如我们在这世上不应游手好闲，也同样不能任意行事，不能随便作一切我们自己喜欢的事。神让

人管理各样牲畜活物，但也要人知道自己也是在造物主的管理之下。

16—17。

神的主权在人之上。人是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被造物。耶和华神给人诫命。这里，亚当作为所有人的先祖和代表承接神的律法。神管理所有被造物，是按照它们的能力；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也属于神的律法（诗148：6，104：9）。野兽按着它们的本能行动，但人被造可以思想，有理性，因此，更承接造物主的对于一个儿女和管理者的诫命。亚当是一个伟人，好人，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神给他的诫命并没有丝毫削弱他的伟大，减少他的幸福，也没丝毫斥责他的良善。让我们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接受我们的职责，被他管理。让我们永远不要违背神的意志。

神的主权体现在他告诉人应当作什么，怎样与他的创造者在一起。这里，1。对他现在的幸福的确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不只是一个对人的自由和管理园子工作的奖赏（林前9：7，10）；如果人顺从神，他也赋予人永远的生命。生命树就在园中，无疑神对亚当的应许中就特别包含着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当亚当违反神命的时候，神收回了他的应许，而且特别禁止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若你谨守你的圣洁，遵行主的意志，你就会拥有幸福和主的眷顾，无论是这个乐园还是更美好的天国里“。如果亚当顺从神，他和他的后裔就会幸福地享有这乐园。2。神对这样的顺从与否有一个审判。人若违背神，他就自己放弃了幸福和

神的悦纳，并且承受所有可怕的后果：他将不得不面对痛苦，疾病和死亡。更糟的是，他会失去神的神圣形象，及神所有的眷顾；会感受到自身心中罪的情感的折磨；恐惧于神的惩罚和愤怒。这惩罚永远施加于他的不死灵魂。

禁止吃这样一颗具体的树上的果子，对我们的先祖父母来说，是最好的警戒。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1）如果亚当不谨守神的诫命，就面临死。[1]即使亚当在纯真中，也面临死的警戒。畏惧是使灵魂警戒的一个关键方式。如果亚当在那时都需要畏惧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更应如此。[2]不顺从的刑罚是死亡：你必定死。你将被赶离生命树，以及那所有的幸福；你将面临必死的结局，以及那所有的痛苦。[3]这是警戒为罪所带来的立刻面临的后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永生的应许和祝福将离开你，你将面临死亡的捆绑，就像一个被法律所判死刑的罪犯。死亡，将象毒钩一样钩住你，而你的生命，则成为必死的生命。（2）亚当面对的是神的清楚正面的诫命：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对亚当最好的警戒。[1]这诫命完全是因为律法制定者的意志。他被警戒不可作的事情，是因为神命他不可做。他是否顺从神就能在此看出。[2]这件事涉及了人的肉体 and 思想两个方面。这俩方面其实就是所有堕落的人性中的罪的两个源头。这件事能看出他是否喜欢感官的满足，以及对好奇知识的野心，能看出他的灵魂是要被肉体统治还是遵从于神的主权。

如此容易的诫命，如此幸福的生命，这就是亚当在伊甸园中的纯真生活。神对亚当多么良善，赐予他多少恩惠，神的律法是多么轻省，他的应许多么恩慈。然而人，虽在荣耀里，却速速地犯罪，面临与野兽同样的灭亡。

这事不仅涉及到我们的先祖父母，更涉及到全人类的每个人。谁为此狡辩，不只是在否定确切的事实，也是在违抗神的启示；因为人是本性就有罪的，从他最开始的行动，到之后的行为，都处处显示了人的罪性，以及多么轻易去作恶的事。人是在神的震怒之下，面对的是苦难和死亡。圣经总是一致地这样讲到人的罪的本性，及其可怜的光景。这罪的本性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任何一个年龄的人身上都能看见。

18—20。

这里我们看到，I。造物主对人的看顾和慈父般的爱。神给了人诫命，也让人看见他的恩慈，对人顺从神的鼓励，他把人也当作朋友，自己的最爱，和他对人的关心。1。神不愿人孤独：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虽有天上的天使和地上的走兽，人，却真的是孤独的。神给人造一个配偶：（1）这不只是为他的舒适，更为他可以跟自己的同类交流情感和知识，更为他可以更明白爱与被爱。这里神说的是起初的亚当，在（传4：9）里，所罗门也说道了所有的人类。如果，在这世上只有一个人，他该是多么孤独寂寞！完全的孤独能让乐园感觉象沙漠，宫殿象深坑。因此，这世上只顾自己独居的人是不智的。（2）这也不是因为神

要从亚当增加人的数目，使人口众多。如果神愿意，他完全可以一下子造出全世界的人，就像他造天上的天使：他愿得敬虔的人，他更愿人彼此相爱。2。神的恩典愿意人在一起：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配偶，跟他同样为人，与他接近，和他同居住，在他的眼前，是他所喜悦满足的。（1）在这世上即使是最好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帮助，我们都彼此为对方的肢体，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林前12：11）。我们都应愿意并喜乐地接受和给予帮助。（2）唯有神能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并满足这些需要（腓4：19）。我们的帮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帮手也只能从神而来。（3）合宜的妻子是从神而来。夫妻间的互相帮助，就是应当彼此持久相爱，相助，相鼓励（哥前7：33，34）。（4）家庭的氛围，如果彼此和谐，就是孤独的最好良药。满足于神和他的慈惠的人，就是最幸福的，而且有确定的保障。II。

管理众活物的权能给了人。作为一个明证就是，他可以随意给这些起名。神把各样活物带到他的面前，看他叫什么。1。这是人知识的证据。人是这样一位被造物，他有理性和语言。（约35：11）神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2。这是人的权能的证据。起名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主权的表现。若亚当一直持守神的诫命，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活物迄今仍可听他的呼唤，回答他的声音。神给白昼和黑夜以名字，给大地和海洋起名，也以众星的名称吩咐它们，但是他让这些活物由亚当来命名和管理，因为人是以他的形象所造，人也因此有他的尊严和荣耀。III。人是这些活物的主人，这之中却没有一样可以成为他的

配偶，他的帮助。我们看见，1。人性的尊严和高贵。在全地没有一个可见的生物，象人那样，甚至不能和人同等。所有在地上海里天空中的生物，没有一样可以和人相比，能够和人相配。2。世上全地的空乏。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竟没有一样能满足人灵魂的渴求，对公义的向往，对爱的渴望。神为人造了一样新的，成为他的配偶，他的伴侣。

21—25。

这里我们看见，I。创造女人，及她成为亚当的配偶。这是第六天发生的，与安置亚当在伊甸园里是同一天。这里是补充上一章关于神创造人的更多细节。1。亚当先被造，然后是夏娃（提前2：13），她是从男人造的，也是为男人造的（林前11：8，9），这都一般地涉及到女性当有谦卑，温良，安静，顺从的品格，尤其对丈夫应有的顺从和尊敬。然而，正如人是所有生物中最后被造的，人也是生物中最好和尊贵的一样；女人在男人以后被造，女性也应有特别的尊贵，女人更是男人的荣耀。（林前11：7）。如果男人是头，女人就是丈夫上面荣耀的冠冕。男人是直接从尘土造的，女人则是从已精炼的土而来。2。神使亚当沉睡。人并不曾告诉或建议神这样作（赛40：13）。亚当没有感受痛苦，而是躺下安睡，他把事情都放在创造者的意志和智慧之中。耶和华以勒，让主为我们预备安排。我们所有的帮助其实都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感恩地歇息在主里，他就会为我们亲自作一切的工。3。神让亚当深睡，就可以在打开他的身体时不弄疼他；虽然亚当这

时还不知道罪，神也留心不让他有痛苦。当神的子民面临肉体的疼痛时，他不仅抚慰他们身体的伤痛，更安抚和安静他们的灵。4。那女人是由亚当的肋骨所造。不是用他的头所造，来管辖他；不是用他的脚所造，来被他踩踏；而是由他的肋骨所造，与他平等，被他的膀臂所保护，贴近他的心被他所爱。亚当少了一个肋骨，这并没减少他的力量（当然，也不会有伤疤），但多了一个配偶帮手，大大超过他失去的：神从他的子民那里拿走一些什么，他必会以更加的丰富给予。这里（以及圣经中其它很多很多地方），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在基督（那第二个亚当）的身体里，他的配偶，即是教会被形成；他在深睡时，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有宝血流出，血是为赎他的百姓子民、教会，洗净教会，使教会成圣（弗5：25，26）。II。那女人与亚当的婚姻。婚姻是一件荣耀的事，但是这个婚姻是最荣耀的，因为是神亲自引领。这都是神的工作：他用大能造了他和她俩人，又使他们合一在一起。他们的婚姻是在完全的纯真之中设立的，从那以后再没有婚姻象那样。1。神，那女人的天父，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仿佛亚当的另一半，并真的是亚当的配偶帮手。神造了她，并没把她弃之不问，而是象慈父对自己的孩子一样。2。从神（亚当自己的天父）那里，亚当接纳了那女人：“这是我骨中的骨，现在我有了我的配偶和帮手，是我在这世上所有的生物中都不能找到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应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接受，并信靠神在其中的智慧和美意。III。婚姻的设立。在人的纯真状态时，有两个制度的设立。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教会的持守；婚姻是为了人类后代的延续。

1. 看神的旨意是多么强烈：婚姻的力量甚至超过自然的天性。我们和自己的父母的自然关系该多强呢？然而儿子会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女儿会离开父母，跟丈夫结合。（诗45：10，11）。2. 可见子女多么需要在选择婚姻时与父母商量，否则他们会多么难过无奈；而子女如果一意孤行又是多么不负责任，多么谬误。3. 可见在决定婚姻的大事上我们多么需要祷告和谨守，因为夫妻间的关系是这样亲密持久，相伴一生。4. 可见婚姻的联系是多么强烈，决不应以多妻制来瓜分和削弱这种感情（玛2：15），或轻易以离婚来破坏。5. 看夫妻间的感情应该多么亲热和亲密，以至于二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弗5：28）。他们有两个身体；以及合一的灵。IV. 赤身露体，恰说明他们的纯真和纯洁。他们不需要衣服，冷和热也不能伤害他们；他们也不需修饰，即使所罗门的华丽衣服也不如这伊甸园。害羞感在今天也许是有品德的表现，在那时却不是出于纯真的表情。那在良心里没有罪的人，在脸上和心里也不会羞耻。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创世纪

第三章

本章的事情也许是圣经中最令人悲哀的情节。在前两章里我们看

见我们先祖父母亚当夏娃的圣洁和幸福，神的恩典和喜悦，和在所有创造的工作中的美丽与和平。但在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看见人类先祖父母的犯罪和悲哀的景况，神的愤怒与咒诅，创造中的和平被扰乱，美丽被玷污。我们的心都被这样的景况深深震撼！这事情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相关。对本章有一个最好的总结概括就是：（罗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本章可以分为：蛇引诱夏娃（1—5）。亚当夏娃违反了神的诫命，落入罪中和可悲的光景之中（6—8）。神呼唤亚当和夏娃（9—13）。蛇被咒诅。神所应许的后裔（14，15）。对人犯罪的惩罚（16—19）。人类的第一件衣服（20，21）。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22—24）。

V1—5。

撒旦第一次对我们人类的先祖父母攻击，把他们引向罪。这引诱对他们致命的。I。那邪恶的引诱者，以毒蛇的形象样式出现。1。蛇首先开始引诱欺骗夏娃。这魔鬼，又叫撒旦，（启12：9），是一个罪恶的灵。它本被造为光明的天使，却因罪而背叛神的恩典和荣耀。它嫉妒人在神里面享有的幸福和圣洁，攻击他们使人背离神。它知道，它无法毁灭人，于是引诱欺骗人。巴兰不能咒诅以色列，但他引诱试探他们。（启2：14）。撒旦的方法就是引诱我们的先祖父母犯罪，使他们与神隔离。2。魔鬼以蛇的面目出现。这也许的确是一个可见的蛇的形状（出7：12），或是一条撒

旦所完全掌控的活蛇。注意，魔鬼最喜欢用各种各样微妙的事情来满足它自己的目的，就是把人引向邪恶。

II。首先被引诱试探的人是夏娃。她此时正独自一人，离被禁的树不远。撒旦喜欢开始引诱较软弱的人。不愿吃禁果的人要远离被禁的果树。（箴4：15）。撒旦引诱夏娃，借此引诱亚当；正如它先引诱约伯的妻子，借此引诱约伯；或是先引诱彼得，借此引诱基督。它先引诱那些被我们所信任的人，然后来借此影响我们。

III。这里我们看见撒旦如何施展它的引诱。在圣经里，我们常看见撒旦引诱试探人的各种方法，它的伎俩（林后2：11），它的深奥之理（启2：24），它的邪恶诡诈（弗6：11）。它的两个最大试探和引诱，一个是在这里对亚当的试探（它成功了），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它失败了）。它引诱我们时，用欺骗和诡诈的灵，以及属肉体的逻辑，这样可以使它的危险致命的诡计不易被识破。

1。这里，它劝服夏娃去吃那个禁树的果子。它用同样的方法对今天的我们仍然使用着。它先问道，那样做是否算是罪；然后说那样做其实并没有危险；接着说那样做其实有很多好处。这些都是撒旦常说的话题。（1）“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1]它起先掩盖它的诡计，貌似提出一个无辜的问题，这样，就可以逐步引诱夏娃，把她带入圈套。我们应当警醒，远离撒旦，避免跟那引诱试探者谈话。[2]它故意误引神的话，来达到否定神的话的目的。神的旨意被轻看，往往是因为先被误引。[3]它看似带着

一种嘲弄的口吻，取笑着这个女人的小心谨慎。在那时，撒旦就是这样嘲弄取笑着；在今天的末日，撒旦和它的子孙们仍然如此。

[4]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引诱夏娃，让她离开神的诫命，去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它好像在对夏娃说：神的旨意不会这样的，神不会做这样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注意，撒旦用这样微妙诡诈的伎俩，把神的旨意描绘成不可确定，不可捉摸，不合理的事情，然后把人拉进罪的圈套里。因此，我们要警醒，持守坚定的信仰，尊崇神的诫命。神说，你们不可说谎，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贪酒，等等。我们就当说，是的，靠着主的恩典，这是神的明示，我们都当遵守，不论那引诱试探者怎么说相反的话。（2）夏娃的回答平实完整地讲述了神的诫命。[1]是夏娃的软弱使她开始了跟蛇这样的谈话。她完全可以从蛇的问题中看出它不怀好意，然后直接对它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但是她的好奇，亦或是惊奇，让她跟蛇继续对话着。注意，善待撒旦的试探引诱是危险的；应该一开始就以厌恶和蔑视拒绝它。对诡诈圈套的好奇，距离投降不远了。想远离伤害的人，就要远离导致危害的途径。（箴14：7，19：27）。[2]是夏娃的智慧使她明白神所给予的自由：感谢造物主，我们在园中有许多的果子可吃。在撒旦的提问中，藏着一个阴险的暗示：好像神把我们置于毫无自由的境地。当我们远离罪的时候，我们也应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以及生命的喜乐。[3]是夏娃表现出的一些坚定，使她以坚决的语气重复了神的诫命：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这里她还加上

“也不可摸”。她试图以此表示：神的诫命对我们是神圣的。[4]夏娃似乎对犯罪的后果有一丝犹豫不决，而没有对此准确地重复神的话。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她说的是：免得你们死。注意，犹豫不决的信仰和意志是试探引诱者的最好下手之处。

2. 撒旦不否认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是违背神，但是它否认犯罪的危险：你们不一定死。或者，（1）这是说“不知道你们吃了以后会不会死”。撒旦努力要动摇它不能推翻的神的诫命，置疑神对人犯罪的警戒；一旦使人觉得神的话可能是错的，引向不敬虔的邪恶之门就打开了。撒旦教人们先是怀疑神，然后是否定神；它使人先成为一个怀疑者，然后逐渐地变成无神论者。（2）这是说“你们吃了以后不会死”。它的话跟神的话完全相悖。起先，它置疑神的话，现在，它看出夏娃对犯罪后果的犹豫不决，就迅速地攻击她最软弱的地方：你们不会肯定就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话，[1]它与神的话完全相反。我们知道神的话永远是真实的。（约一2：21，27）。撒旦的这话是如此的欺骗，以至于把神自己当作说谎者。[2]它与撒旦自己所知也完全相反。当它告诉人，犯罪背离神没有危险，它自己的经历也告诉它这是虚谎。它自己违背了神，付出了自己的巨大代价，并知道自己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但它却告诉我们的先祖父母犯罪不会死。它隐藏自己的可怜景况，好把人也引向同样境地。罪的工价乃是死。注意，对邪恶之人和无忏悔之心的最好精神支柱，就是以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申29：19—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

3. 它许诺这样犯罪的好处。这里撒旦用诡计施以最后致命一击。它不仅告诉人犯罪没有坏处，人还可以在罪里面得到很多益处，人是犯罪的得利者。只有这样，它才能把人彻底地拉下水。（1）它暗示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会有很大好处。它的引诱如同今天一样，不只是引诱人的感官的享乐和满意，更引诱人在智慧和心智上的喜悦和满足。这些就是它用来隐藏自己毒钩的诱饵。[1]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可以有更大的能力去明白和思考问题；你们可以心智打开，看见更深远的事情。撒旦这样说，好像亚当夏娃此时的眼睛都是昏花不明。撒旦的谎言是多么无耻和荒谬。[2]不仅如此，你们还可以象神一样，不只是全知的，而且是全能的；你们可以与神自己同等，和他相争；你们可以不再是被管辖的，而是自主的；你们可以是自足的，不再依靠神。撒旦的这些说法，这些引诱和试探多么荒谬！这就好像是说昨天的被造者，今日可以成为那自有永有的全能造物主。[3]你们能知道善与恶，或者，你们能知道一切可以知道的事情。撒旦为了加深自己的引诱，对人说明犯罪的好处，它这里故意误导曲解了这棵树的名字。神告诉人那是分别善恶树，使人明白责任与顺从。神告诉人树的名字，就是警戒人不可去吃；因为以此就可以分别出善与恶，顺从与背叛，幸福与痛苦。但是撒旦在这里把这树的名字故意误解，以此来达到彻底引诱人犯罪的目的。按撒旦的说法，好像这棵树的果子本身可以使人眼睛明亮，增加知识，明了善与恶的起源，性质，和种类。（太19：17）。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什么是善？就是顺从神。什么是恶？就是背离神。

[4] 撒旦整个的企图就是让夏娃相信：你吃了那果子以后，会突然一下子变得比你现在更好。这里它暗示：你现在的景况其实很不好，你完全应该变得更好。它更想诱人，野心勃勃，与至高的造物主同等。（赛14：14）。（2）撒旦更暗示：神禁止亚当夏娃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其实不是好意：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会更聪明更厉害，所以他嫉妒你们，禁止你们。好像神不让亚当夏娃吃那果子，是为了避免：人能明白自己的力量，人不再居于低等的地位，人甚至还要与神争高低；又好像神不愿意让他们吃那果子，是不愿让他们有随之而来的幸福荣耀。这里，[1] 撒旦的话是对神的极度的攻击，对神公义的彻底的背离，对神的良善的彻底藐视，更全然无视神的大能。好像这位永生的神，世界的造物主，还会害怕自己所造的物；又好像这位自有永有的永生神，会无故恨自己的亲手所造，更不愿意那被赐予了自己的形象样式的人，如同自己的儿女的人，得着幸福。人，应该想一想，我们公义慈爱的神，我们的造物主，怎么会如此？！[2] 撒旦这些话是对我们的先祖父母的最危险的圈套。它企图离间人对神的感情，动摇人对神的忠诚。魔鬼就是这样，用虚妄的谎言和诱饵，以及谎称的犯罪会得的益处，并且恣意的对神的背叛和攻击，来把人拖向犯罪和黑暗的光景。因此，让我们持守和警醒，永远明白神的良善，全能，公义和慈爱；看清楚犯罪的境地：让我们坚定地抵挡魔鬼，它就会逃离我们而去。

V6—8。

这里我们看见夏娃被引诱而掉进撒旦的陷阱。撒旦的邪恶诡计得逞。I。女人先被引诱，陷在罪里。（提前2：14）。1。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感官可以得满足，而犯罪，进入罪的可怜光景之中。在我们之中，在我们的必朽坏腐败的肉体之中，有一个奇怪的自相矛盾的灵：我们喜欢那些被禁止的事物。2。夏娃现在看着这棵树，以为这棵树上的果子比别的树更好，以为吃了神所明令禁止的这棵树不仅不是不好的，它还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可是：什么是智慧？智慧的源头来自哪里？智慧的源头来自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111：10，箴1：7，箴9：10）。基督是那棵使我们真正有智慧的树，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西2：3，林前1：30）。让我们凭信心仰望他，从他支取生命，力量和智慧，得救赎赦免。在天国里，智慧树并不是被禁止的树，在那里，我们完全地认识神，正如神完全地认识我们。

II。人背叛神，逐步掉进罪里的步骤。1。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怎样怎样。她本应该把眼目转离开这树，但她进入了撒旦的引诱试探，带着喜悦之情，注目地看着这棵禁树的果子。让我们警惕：有许许多多的罪都是从人的眼睛进入心灵，撒旦的引诱，常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箴23：31，太5：28）。2。夏娃“摘”下果子。这是她自己的动作和行为。魔鬼并没有替她摘下果子，不管她愿不愿意，塞进她的嘴里；而是夏娃自己做的。撒旦可以诱人，却不能强迫人；它可以欺骗人，使人掉进灭亡的陷阱，却

不能自己强迫把人扔进灭亡的陷阱。（太4：6）。3。夏娃“吃”了那果子。她上述的行为终于使自己落入这背叛神的行为和罪的结果。人犯罪就像走下山之路。刚开始的时候仿佛溅起水花，很难定一条界线说：到此为止，不要再向前了。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警惕，远离开罪，也远离将会导致罪的心思情感。4。夏娃又给她丈夫吃这果子。那自己做了错事的，自己犯罪的，也愿意别人这样去作。（罗1：32）。撒旦如此，现在夏娃也如此。一个罪人会很快就成为一个试探引诱者。5。亚当也接着吃了那果子。他不去看那生命树的果子，神本允许他们吃；亚当却去吃了那被禁止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不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却凭自己的心思意念做神所不喜悦和禁止的事。那正是神所立作分别善恶的树。神是他的创造者和生命的主；亚当的罪用一个词组概括就是：不顺从（罗5：29）。对神给他的这样一个简单，清晰，容易的诫命，亚当没有顺从。亚当的里面本没有一个犯罪堕落的本质；他本有一个不为罪所奴役的自由的意志。但是他迅速地转离了神，迅速地堕落了。

III。

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羞耻感和害怕抓住了犯罪的人。1。羞耻的感觉立刻抓住了他们（第7节）。（1）他们所犯的罪立刻显明在心中：他们二人的眼睛明亮了。这并不是他们增添了什么真知识；而是他们的良心的眼睛打开了，他们自己的良心在谴责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看见自己所做事情的极其愚蠢，看见幸福离自己而去，看见神的愤怒，看见自己失去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看见

神曾在亚当夏娃身上的形象和样式被玷污，看见自己已经失去了神曾赐予的让他们统管其它万物的权能。他们看见自己的本质已堕落和玷污，他们看见自己灵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迷惑和混乱不堪。他们看见有一个律，在他们身体里，与意志相交战；内心涌动着罪。这里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1]他们看见自己被剥夺了伊甸乐园中的喜乐和荣耀，将面对神的愤怒以及自己悲惨的景况。[2]他们感觉到羞耻，在神面前和众天使面前永远的羞耻。他们看见自己没有了神赐的荣耀，从尊贵中堕落，被天地和自己的良心所耻。这里，首先：罪带来的是怎样的耻辱和困扰；它带来悲惨的景况，使人成为自己的敌人，心里不再有平静安宁。人终将面对一种羞耻：或是出于真心忏悔和承认己罪的羞耻，这会引向我们在基督里的荣耀；或是在神审判的那日面对被永远弃绝的永恒的羞耻。罪是所有人身上的羞耻。其次：撒旦是怎样狡猾的骗子。它引诱试探，告诉我们的先祖父母说，他们的眼睛会明亮；是的，但亚当夏娃他们现在看见的是自己的罪，羞耻，和悲哀。那最邪恶的诱骗者常以为自己可以狡猾地欺骗，然后安全地脱身；但是神的审判终将使它无法逃脱。（2）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作裙子，来至少遮盖一些彼此在对方面前的羞耻。看那些犯罪的人所常做的一些蠢事。[1]他们更愿意在人面前掩饰自己，而不是去真心与神和好。他们愿意尽一切可能地遮掩自己的罪的景况。“我已犯罪，但是仍求你给我荣耀。” [2]人所用的借口来开脱掩饰自己的罪，都是徒劳的。正像那无果树叶子作的裙子，并不能使事情有任何的改变，只能使自己的罪，因被刻意掩

藏而更加令人羞耻。是的，我们都像亚当一样，总想掩饰开脱和遮掩我们自己的过犯和罪。（伯31：33）。2. 害怕的感觉立刻抓住了他们。（1）什么使他们害怕：他们听见神的声音。是审判官的临到使他们害怕。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只有犯罪的心因此害怕。这位现在审判的神也是在末日审判世界的神。神现在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样子，应该和亚当夏娃被放进园中时看见的一样。神来是要他们承认罪和谦卑，而不是使他们惊奇或恐吓。神来到园中，不是突然从天上降下到他们的眼前，或像后来在西乃山上出现于云柱火焰之中；而仍然是与亚当夏娃所熟悉的。他行走着来，并非奔跑，或是驾风而来；他定意地行走着。他像一位慢慢动怒的；这也教导我们，当我们心中有义怒的时候，不要急躁鲁莽，而应缓慢稳重地说和做事情。（赛27：4，何11：8，9）。（2）他们害怕的结果和表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多么悲哀的变化！在亚当夏娃犯罪前，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会奔向他，带着欢乐，谦卑和喜悦。但是现在，他们恐惧神，也恐惧他们自己，心中充满了迷惑混乱。他们自己的良心在谴责他们，在他们心中显明他们的罪。那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的裙子对他们毫无帮助。神成为他们的敌人，神的创造也将与他们争战；他们没有与神的中保；这世界对他们而言成为恐惧。他们藏在园里的树木中。他们知道自己犯罪，却不敢面对审判，而是躲避隐藏。看这里，[1]那引诱者的虚谎，诡诈和谬误。它说他们会安全无事，但现在他们是怎样的恐惧颤抖；

它说他们不会死，但是他们现在是怎样逃命和逃避神；它说他们会进步，但是他们是从未有过的如此卑下；它许诺他们会有智慧，但是他们完全陷入迷惑和混乱，甚至不知哪里藏身；它暗示他们会象神一样伟大勇敢，但是他们现在慌乱颤抖，急匆匆逃避。他们不愿作主人，因而成为罪的囚犯。[2]罪人的愚蠢：以为自己在神面前可以藏身。诗139：7，耶23：24，约2：8。谁能在那造光的面前隐藏自己？谁能从生命之泉那里离开，仅凭自己而有幸福？[3]与罪相随的恐惧。罪，使我们恐惧神，被良心谴责，面临死亡的毒钩，困难的网罗。

V. 9—10。

这里，I。令人震惊的这个问题，神问亚当的问题：你在哪里。并非神不知他的所处之地，而是让他思想自己的景况。这个问题，不是意味着“你在什么地方？”而是“你在什么境地里？”。1。那些因罪而远离神的人应当严肃地思想自己所处的是何境地；他们远离所有的良善，落在自己的众敌人中间，被撒旦捆绑，速速落入完全的黑暗和罪恶。2。如果罪人思想自己的境地，他们就不会有安宁，直到回到神的面前。II。亚当颤抖的回答。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他没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他的羞耻和恐惧坦白了他的罪。做错事人的常见的愚妄，就是只承认那些明显无法抵赖的事情。亚当害怕，因为他赤裸身体，不只是赤手无法与神相争，更是没有衣衫遮蔽，害怕在神的面前出现。我们若没有穿戴基督的公义，也要害怕来到神的

面前，因为只有基督的公义可以遮蔽和洗净我们的罪。

V. 11—13。

这里我们看见罪人承认自己的过犯，却又努力找借口，想减轻和抵赖自己的罪。他们不能说自己无罪，却千方百计让自己的罪行减轻。I。神怎样使他们认罪。耶 和 华 说 ， 谁 告 诉 你 赤 身 露 体 呢 ？ 莫 非 你 吃 了 我 吩 咐 你 不 可 吃 的 那 树 上 的 果 子 吗 ？ 注 意 ， 虽 然 神 知 道 我 们 所 有 的 罪 ， 但 是 他 愿 意 听 见 我 们 自 己 的 承 认 ， 并 要 我 们 真 诚 的 忏 悔 。 这 不 是 为 了 他 自 己 知 道 (因 为 他 已 经 知 道) ， 而 是 为 了 我 们 的 谦 卑 。 在 这 里 的 对 话 ， 神 提 醒 亚 当 他 的 诫 命 。 在 神 的 诫 命 里 ， 人 的 罪 被 显 明 ， 我 们 也 最 清 楚 地 看 见 自 己 的 罪 。 耶 和 华 神 对 女 人 说 ， 你 作 的 是 什 么 事 呢 ？ 神 也 要 夏 娃 承 认 自 己 的 罪 ， 看 见 自 己 的 罪 所 带 来 的 恶 果 。 那 违 犯 了 神 的 诫 命 的 ， 尤 其 是 也 引 诱 别 人 如 此 行 的 ， 更 要 严 肃 地 思 想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为 。 在 吃 禁 果 的 行 为 里 ， 我 们 违 背 了 神 ， 违 反 了 神 的 公 义 ， 背 弃 了 神 与 人 的 约 ， 玷 污 了 我 们 自 己 的 灵 魂 ， 弃 绝 了 神 的 恩 ， 把 自 己 置 于 他 的 义 怒 和 咒 诅 之 下 。 甚 至 ， 我 们 也 引 诱 别 人 犯 罪 ， 替 魔 鬼 作 工 ， 使 我 们 担 上 他 们 的 罪 ， 并 走 向 一 同 灭 亡 的 路 。 我 们 所 做 的 是 什 么 事 呢 ？ II。 他 们 的 认 罪 怎 样 成 为 相 互 的 推 委 和 推 托 。 他 们 不 敢 说 自 己 无 罪 。 他 们 的 表 情 就 是 他 们 罪 的 见 证 。 亚 当 夏 娃 都 不 得 不 承 认 ： 我 吃 了 。 但 是 他 们 的 承 认 并 非 心 痛 的 忏 悔 ， 也 没 有 为 犯 罪 而 懊 悔 ， 而 是 试 图 给 自 己 辩 解 ， 更 把 罪 责 向 别 人 身 上 推 托 。 1。 亚 当 把 责 备 推 向 自 己 的 妻 子 ： 她 把

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多么不值一驳的辩解。他本应教导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事情多么明显：应该服从他的神还是他的妻子。这里我们当警醒，不要被人引向罪，因为他们不能在神的审判中解救我们；不要倚仗世上的朋友，而不倚仗神，因为没有世上的朋友能救我们出神的审判；也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或是得罪神，哪怕是为了去取悦我们在世上的最好的朋友。亚当对妻子的推托甚至还不是最恶的。他不仅赖自己的妻子，甚至还狡猾地暗示这是神的错。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暗示说是你给我的伴侣和向导，是她引诱我犯了罪，因此你也有责任。注意，在罪人的身上有一个奇怪的倾向，就是试图把罪责赖到神的身上。好像是说我们滥用了神的恩典和赐予，就可以为我们违背神的律法、背离神而开脱辩解。神给了我们丰富、荣耀、亲人；我们享受神的赐予和恩典，带着喜乐来侍奉我们的神。但是，若我们背离神、转而犯罪，我们只有责怪自己背弃了神的恩，又岂能责怪神的圣洁。2。夏娃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蛇的身上。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罪是一个肮脏的东西，没有人愿意背上这份肮脏。那些犯罪的人，当罪责来临的时候，也不愿承担罪的刑罚和羞耻。这里让我们学习到，（1）撒旦的引诱就是欺骗；它的辩论尽是诡辩；它的暗示尽是虚谎。罪引诱迷惑了我们，就是这迷惑、诡辩和虚谎，使心刚硬。罗7：11；来3：13。（2）虽是撒旦的诡计引诱了我们，把我们引向罪，但这根本不能使我们得以开脱：这里它是引诱者，我们是犯罪者。

雅1: 14。

V. 14—15

陷于罪里的囚犯们被定罪和依次审判。这里，神的审判从蛇开始，因为罪也是从那里开始。神并没有诘问蛇，或审问撒旦做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而是立刻审判它。1。因为它已经背叛神和被定罪，它的邪恶如所多玛城的罪，并非隐秘隐藏，而是罪之昭昭。2。因为它必被永远地审判刑罚，不必说什么话劝服它、让它谦卑忏悔。不必寻找它的伤口，因为它无须医治。I。在这引诱者身上的审判。蛇成为撒旦的器皿，被神审判和咒诅。魔鬼的器皿也同享魔鬼所受的惩罚。恶者的身体，虽只是不义的器皿，也有份于灵魂所受的刑罚。即使是触死人的牛，也要被石头打死（出21: 28, 29）。看神多么憎恨罪，尤其是那引人犯罪的。耶罗波安的大罪是他引诱以色列犯罪。这里，1，耶 和 华 神 对 蛇 说 ， 你 既 作 了 这 事 ， 就 必 受 咒 诅 ， 比 一 切 的 牲 畜 野 兽 更 甚 。 即使是爬物，当神造它们的时候，也受神的赐福（创1: 25），但是罪把神的祝福变为诅咒。这个狡猾的引诱者是日光之下最受诅咒的被造物。人也是如此，越狡猾地做恶事，就越把自己带入悲惨的境地，受到越严厉的审判。2，蛇也将与人为仇，受人的斥责。

（1）它将永远被看作一个可憎可恶的，被人鄙视和斥责。你 必 用 肚 子 行 走 ， 终 身 吃 土 。 它 引 诱 夏 娃 做 她 不 应 当 作 的 ， 现在它要终身吃它不愿吃的。这不仅表示了它所处的可鄙可憎的

光景，更显明了它无耻卑鄙的灵。（弥7：17）。蛇所落入的诅咒是多么悲哀。那选择了虚谎的，也必面临被咒诅的宿命。（2）它将永远被看作邪恶者，被看作仇恨憎恶的对象。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各样生物都是为人所造；对这些生物的诅咒就是使它们与人互相为敌。蛇可以伤害人，而且可以常伤人的脚跟。但是人终能胜过蛇，伤它的头，给以致命的攻击。虽然蛇是狡猾危险的，但是神的咒诅使它不能毁灭人、胜过人。神的这个审判更指向他对自己的民的应许。（诗91：13）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注意，蛇和女人才刚刚彼此熟悉地、友好地对话，谈论着禁果，但是这里，他们彼此不可调和地互相为敌。在罪中的友谊都该落得彼此为敌的下场，在恶中联合的人们必不能联合长久。

II。神的这个审判更应看作是针对魔鬼撒旦的。撒旦使用蛇做它的器皿，但是它自己是那邪恶的灵。那借蛇说话的魔鬼，也因蛇受的审判而被审判，并是这审判的直接对象。神的这审判，正如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的云柱火柱一样，既有针对邪恶者的令人可畏的一面，也有针对神的民的光明一面。在神的这些话里，有奇妙的大事。1，撒旦被神永恒地诅咒，它是神与人共同的仇敌。

（1）撒旦被咒诅，降为低等，降为被神所厌弃的。使堕落的天使成为魔鬼的罪是它心中的骄傲，但这里神的惩罚，表明它只配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那想超过神之上的，想背叛神的，必将遭受蔑视和践踏。人心中的骄傲将反而使他卑下，神必将使那不能自卑的人卑下。（2）撒旦被全人类憎恶和鄙视。即使那些被撒旦

引诱了的人，也憎恨它；神的子民更恒心警醒，不被恶者所虏（约一5：18）。撒旦将与人互相成为死敌。（3）“伤它的头”，预表了撒旦将最终被那救赎者战胜和毁灭。它的狡猾将最终破产，它的权能将最终被击碎，它将面临神永恒的刑罚。2，在人中间，属神的国度与属魔鬼的国度之间的恒久的争战将开始。这争战是在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展开。那在天上的争战现在也开始。启12：7。这争战，（1）在神的子民的心中，将有恩典与败坏之间持续的冲突。撒旦，借着人心里的败坏，攻击人，引诱人，网罗人，试图吞食人；属神的子民，凭着神的恩典，抵御撒旦，与它相搏，熄灭它喷火的利箭，迫使它离开。天国与地狱之间永远也不能协调合一，正如光与暗不能相交一样；撒旦也不能与一个成圣的人的灵魂相调和，因为他们互相矛盾。（2）同样，在这世上，恶人与属神的人之间也将有持久的争战。那些敬爱神的人与仇恨神的人为敌，（诗139：21，22）；只要有属天国的、属神的人，那属地狱的人就会用诡诈恶毒与之相敌。不要惊奇这世界会恨你。（约一3：13）。3，这里有神极大的恩典的应许，预表了基督，将把堕落的人从撒旦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虽然这些话是对蛇说的，但是我们的先祖父母也在场，而且无疑地，亚当夏娃一定仔细地听这些话，看见一扇希望的门打开，晓得神恩典的暗示，否则他们绝无力承受神对他们的审判。这里就是福音的拂晓。神的医治和救赎已经准备。（来10：7）“那时我说，神阿，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在圣经的起头，就这样写明了基督。注意，

这里涉及有关基督的三个方面。(1) 他的道成肉身，他将是那女人的后裔。他的家世可以追溯直到亚当的儿子(路3)，但是神在这里专门称呼他为女人的后裔，因为是魔鬼欺骗引诱了她，也是亚当把罪责都推在她身上；神特别显明了他的恩典，虽然她是首先犯罪的，然而神要在她的后裔的事上眷顾拯救她。(提前2: 15)。也讲到基督只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即，是一个处女的后裔，他不被人的腐朽败坏而玷污；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加4: 4)。神的应许必成就。对我们这些罪人，这是神的极大鼓励，因为我们的救赎主与我们同有血肉之体，是女人的后裔，(来2: 11, 14)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伯25: 4, 14: 1) 人满了罪的本性和不洁，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但是女人的后裔，生在律法之下，生在罪和神的咒诅里，却洁净没有犯罪，把自己当作赎罪的祭替我们献上，从而把我们和神的咒诅里救赎出来。

(2) 他的苦难与死。撒旦要伤他的脚跟，即，他的人的属性。撒旦在旷野中试探基督，妄图把基督引向罪；魔鬼放在犹大的心里背叛的意念，使他背叛基督；撒旦搅动彼得的心，使他不认主；驱动大祭司的心，使他控告基督；使人作假见证害基督；驱使彼拉多害主；所有这些，都是要破坏基督的救赎，毁灭基督；但是

正相反，基督没有犯罪，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来2：14）。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时，他的脚跟被钉；当使徒们和圣徒们因他的名而蒙受苦难时，基督也与他们及他们的苦难同在。魔鬼引诱试探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狱，迫害与屠杀他们，正如它伤基督的脚跟；基督必与他们的苦难同在，也与他们一同受苦。但是我们在地上的脚跟虽被伤，我们在天家却是安全的。（3）他必胜过撒旦。撒旦现在虽欺骗、胜过女人，但时候将到，女人的那后裔必起来，必战胜它、毁灭它、俘获它、摧毁它的权势。（西2：15）。“他要伤你的头”，即，摧毁它所有的伎俩和权柄，推翻它罪恶的国度。基督将抵挡它的试探引诱，从它的手中拯救人的灵魂，把它从神的子民中赶出去：借着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他将给撒旦和它的头上的致命一击，成就无可动摇的胜利。基督的福音将扎根，撒旦将坠落（路10：18），被捆绑（启20：2），被践踏在神的子民的脚下（罗16：20），被扔到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启20：10）。魔鬼将被永远战败，神的子民将得永远的喜悦和荣耀。

V. 16

这里我们看见，因为女人的罪，神对她的审判。有两件事情她将承受：苦楚和被管辖。这恰是针对她的罪中所私意满足自己的感官的喜悦和心中的骄傲。I。她将置身苦楚，具体地在这里意指生产儿女的苦楚。更广泛地，也涵盖了女性通常经受的悲哀、恐惧

和忧苦。注意，这世上罪带来了悲哀和忧苦；这世上满了眼泪，苦难如大雨顷盆在我们头上，我们心里悲哀的种子不停止地生长，冲没了世界：我们若心里没有罪，也一定没有悲苦。生产儿女的苦楚，是罪的结果；女人的每一声痛苦的呻吟都在诉说罪的可怕致命的结果：罪因吃了禁果而来。看，1。苦楚必多多加增。我们今时所有的悲苦也是如此。人生中满有各样的苦难和灾难，且经常重复着，如大雨后重聚的乌云。怀胎和生产儿女的苦楚多多加增，不仅只是生产时痛苦的呻吟，也包括受孕和怀孕时的苦，乳养时的折磨和忧愁，更有孩子在成年过程中的无尽烦恼：若孩子长成一个邪恶或愚顽的人，则更成为生养他的母亲的心中的无尽的重担和愁苦。如此苦楚多多加增：这世界上一个悲哀过去，另一个就会接续。2。是神加增我们的苦楚。神，公义的审判者，他的审判当使我们在所有的悲苦之下住声。我们该当这样的悲苦，甚至更多。但是，神，我们慈爱的天父，他这样行更愿我们悔改：我们为罪而谦卑下来，为悲苦而从内心离开这满了罪的取死的世界。从苦难中我们学得的良善，在苦难下我们所得的安慰，都丰富地超过了苦难。我们离开罪而得的永生和幸福更是何等美善。

II。她将处于被管辖的境地。女性在被造时是男人的平等的伴侣，这里，因为罪，成为必被丈夫所管辖的。（提前2：11，12）。妻子被丈夫管辖，她的意愿在她的丈夫之下（比如有律法的一例，民30：6—8，丈夫如果愿意，可以作废他妻子的誓言）。这审判只是神的诫命：妻子，当顺服你的丈夫。但是，罪把这样的责任变为惩罚。若没有罪，则不会如此。若男人没有罪，他定会以智

慧和爱来管理；若女人没有罪，她定会始终以谦卑和温柔来顺服。那样，丈夫妻子之间就不会有悲苦。但是我们的罪和愚妄使我们的轭沉重。如果夏娃不曾自己吃禁果，并引诱丈夫也吃了，她就绝不会抱怨自己的被管辖；因此，我们不应抱怨神的诫命；我们当憎恨那使我们陷入悲苦的罪。那些鄙视、不顺从自己丈夫，凌驾于自己丈夫之上的妻子，不会去想：她们不只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且抗拒了神在此的审判。

III。看这里神的审判之中，他的恩典与义怒都包含着。女人当有苦楚，但是这是生产儿女的苦楚：（约16：21）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她将被管辖，但却是被爱她的丈夫所管辖，而不是被一个陌生人，甚至敌人所管辖。神的这个审判不是把她推入灭亡的咒诅，而是责备，要把她带入悔改之中。神没有将女人和男人置于互相敌对之中，象他对女人和蛇互相为敌的命定。

V17—19。

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亚当的审判。V17。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亚当试图给自己辩解，把事情推到夏娃的身上。但是神不接受这样的辩解。她只能够引

诱他，却不能强迫他；虽是夏娃的错去引诱亚当，但却是亚当的错去听从她。因此男人的虚妄的辩解，在神的审判之中，非但无用，反而成为男人的罪的见证，成为他们所受的审判的一个基础。

“我将以你口中的话审判你”。看，I。神以三件事表明对亚当的不喜悦。1。他的居所因神的审判而被咒诅。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结果是：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里暗示他的居所将被改变；他不能再在喜悦、舒适、幸福、和被赐福的乐园里居住，而是要被赶出伊甸园，生活在被咒诅的地上。地土，这里也代表了所有的可见的被造的环境，因着人的罪，都将在虚空之下，其中的某些部分尤其不利人的舒适和幸福，而这些本是被神所造，为了满足人的舒适幸福。若不是因人的罪，这些至今也本是能满足人的舒适幸福。神把土地给了人的儿女，那本为人居住的舒适之地；但是因着罪，他们的居住之地被咒诅，成为羞耻之地，以尘土为基，干涩贫瘠，生长有毒或有害的荆棘蒺藜，即使是好的蔬菜果实，也需要人的辛勤耕作才能生长。地上满有丰富的果实本是神对人的祝福（创1：11，29），现在地的贫瘠是神对人的惩罚。那贫瘠并不是在创造的起初发生的。罪使得丰富变为贫瘠，而人，既成为野驴，就住在野驴所居住的旷野和干燥咸地里（伯39：6，诗68：6）。地被咒诅，即，必将注定在末日的时候被毁灭，地土及地上所有的工作必将毁灭，用火焚烧，（彼后3：7，10）。但是我们也在这里看见神的审判中所含有的恩。（1）亚当自己并没有被诅咒，如蛇所受的（创3：12），而是地因他的缘故被咒诅。神在他里面有赐福，甚至是那个圣洁

的种子：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赛65：8）。他有神为他存留的赐福；因此他并不是被神直接咒诅。（2）他仍然在地上。地并没有开口吞食了他，只是不再象从前有丰盛果实：他仍然活着，虽然失去了正直和纯洁；正像地土仍然是他的居所，虽然不再有美丽和丰盛。（3）对地的咒诅，使我们不再有对其下的幸福的盼望，把我们的眼目引向对其上的幸福和满足的盼望。2。他的工作和喜悦尽成他的苦楚。（1）他的工作将成他的劳苦重担，他将汗流满面。在他犯罪以前，他的工作本是常有的喜悦，伊甸园里满有了美丽舒适，只需要并不劳苦的看守维护；但是现在他的劳作将成为他辛苦的重担，疲乏他的身体；他的心也将因劳作而愁苦被折磨，满有了患难和压力。对地的咒诅，使之贫瘠，长出荆棘，使他的劳作非常非常艰难和折磨。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就不会这样汗流满面。看这里，[1]那劳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凭信心辛勤地劳作，不只是作为被造者，更作为罪犯；这是我们所受审判的一部分，若荒芜懈怠，我们就违抗了神的这个审判。[2]劳作的辛苦和艰难是神对我们的正义的惩罚。我们当以耐心顺服，而不要抱怨，因为我们所受的远轻于我们所当得的。我们也不应由于杂乱无章或是懒惰的工作，使我们所受的重于神对我们的惩罚。我们应当学会卸下重担，擦干汗水，把眼目凝注于那即将到来的盼望和安息。（2）他的食物，相较于过去，将成为使他愁苦的事情。[1]他的食物被改变。他现在只能吃田间的菜蔬，而不是伊甸园中的美味果实。因着罪，他成为仿佛野兽的同类；现在他的食物也与它们类似，与牛同样吃草，直到他明白那天国的权柄。

[2]他吃食物的方式也改变：他在劳苦愁烦之中，汗流满面之中吃食物。亚当只能在愁苦中进食，思想自己的罪与羞辱。注意，第一，人的生命里有很多悲伤和苦难，更使那仅余的欢乐喜悦显得可悲。有的人从未在喜乐中进食过（伯21：25），或疾病或患难；所有人，即使最好的人，也当因自己心中的罪而在愁苦中进食；所有人，即使最幸福的人，也有事情削弱他们的欢乐：是疾病，灾难，和死亡，与罪一起以各种形式进入这个世界，今天仍在我们的生活中肆虐。第二，在这些所有因着罪的可悲和可怕的后果里，我们当明白和承认神的公义。“活着的人向谁抱怨？”可是，在这个审判里，也含着神的恩。他当流汗，但是他的劳苦使他得休息；他将悲伤，但是不会饥渴无食物；他将愁苦，但是在愁苦之中他将进食，使身心可以在愁苦中得恢复和强健。他并没有被审判定为与蛇一样吃土，而是吃田间的菜蔬。3。他的生命也将如此短暂。他的日子满了苦难，多么短少，死亡多么可畏：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他的身体被造是出于土，现今他的宝贵的灵魂丧失在尘土和肉体的泥沼中；那本是属灵的和属天国的，但是现在是属世界的和属肉体的。他的宿命将是：归于尘土。他的身体将被抛弃，成为一堆土，落于坟墓，与地里的土混合。（诗104：29）。注意这里，（1）人是多么软弱的被造者，小如尘土，轻如尘土，甚至轻过虚空，弱如尘土，没有连贯性。我们的力量绝不如磐石的力量，（诗103：14）。（2）人是必死的，速速地进入坟墓。尘土或被风吹

起，成为小云，或被风吹高连成很大一片；但是当风吹聚的力量散去，它就落下，又落回曾经的地面。人就是如此，即使是世上的伟人也不过是一堆聚起的尘土，也必归于尘土。（3）罪把死亡带入世界。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就不会死（罗5：12）。神给亚当一束本可以不灭的火星，他如果耐心顺服神，持续做良善的事，那可以燃起永恒的火焰；但他愚妄地以罪把这生命的火吹灭：而今死亡成了罪的工价，罪成了死亡的毒钩。

II。从我们的先祖父母所受的审判里，我们能看见两件事。这审判的结果其实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1。在亚当和他的满了罪的族类的灵魂里，罪导致的可悲的后果由这审判完全地表达出来。虽然那些可悲的事情只是显明地由身体所受表示出来，但这里也有属灵的悲剧，和那进入灵魂的咒诅。（1）女人生产的痛苦表示了我们所有人在灵里和良心里的痛苦折磨和挣扎，面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罪的悔恨、无奈和苦楚；随着私欲在人的灵魂里怀胎，苦楚也多多加增，那极度的苦楚早晚必无可避免地临到罪人的心中。（2）女人所受的被管辖的处境表示了人在灵魂中，因为罪，失去属灵的自由，和自由的意志。罪在人灵魂里的管辖，可与丈夫的管辖相比较（罗7：1—5），罪人的欲望是朝向它，而它也喜欢他的被奴役的状态，并切实地管辖他。（3）对土地贫瘠与生出荆棘的咒诅，恰当地表示了罪人在灵里的败坏和贫瘠，在良善的事上的缺乏，在罪恶的事上丛生。灵魂中遍满了荆棘和蒺藜，近于咒诅（来6：8）。（4）劳苦的重担和汗水，讲诉了我们在灵里的困难，服侍主、为主作工，但因着人肉体的

软弱，现今使人进入天国有多么困难。但是感谢赞美神，这并没有成为不可能。（5）他吃食物的辛苦和苦楚，表示了灵魂多么渴慕神的安慰和恩赐，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粮。（6）犯罪的灵魂，正如肉体一样，属乎地，归于尘土；这就是他的趋势，这就是他的归属。（约3：31）。2。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样因着他的死和受苦，回答了施在我们先祖父母身上的审判。（1）那劳苦和苦痛带来罪吗？我们读过基督灵里的劳苦（赛53：11）；死的痛苦（徒2：24）。（2）那被管辖的境地带来罪吗？基督生在律法之下（加4：4）。（3）那咒诅带来罪吗？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代替我们死在被咒诅的死亡里（加3：13），然而神使他复活、使他胜过了死亡的权柄。（4）那荆棘上长出罪吗？基督为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5）那劳苦的汗水带来罪吗？他确为我们流汗，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22：44）。（6）苦楚忧愁带来罪吗？他确是一个满有忧愁的人，他的灵里饱受煎熬，极度愁苦。（7）死亡带来罪吗？他顺服至死。这正如医治病人的药膏贴布，与病人的伤口等宽。我们当为耶稣基督感谢赞美神。

V. 20

神给了亚当名字，这名字意味着“红土”；亚当现在，作为一个管辖的丈夫，给妻子起名夏娃，意思是，“生命”。亚当的名字表示了人必死的身体；夏娃的名字表示了人永活的灵魂。这里，1。若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显明了神的恩，正如神给亚伯拉罕和撒

拉新的名字，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虽然有人的罪以及神的不喜悦，他并没有回转他的赐福：人将生养众多。这也同样是神的应许的确据：女人的后裔，必将打破那蛇的头。2。若这是亚当自己起意给夏娃起的名字，这表示了亚当对神的话的相信。这当然不是亚当轻看了神的审判和咒诅，而是在谦卑的信心中倚靠神的赐福。（1）感谢神对惩罚延缓的赐福，感谢神的忍耐，使这样的罪人也可以成为所有活着的人的先祖父母，感谢神没有立刻关闭人的生命泉水和自然界中的泉水。这泉水中其实只流淌着被玷污的、有毒的涓流。（2）感谢神赐予的救赎者，那应许的后裔和种子。亚当注意到这一点，称自己的妻子为夏娃：生命；因为那位应许的后裔必是生命之泉，在他里面，地上万族都蒙福。

V. 21

这里我们看见神对我们先祖父母的眷顾，虽然他们犯罪。是的，神管教修正他的不顺从的儿女，把他们置于不喜悦之中，但他没有灭绝他们，反而正如一个慈爱的父亲，给他们菜蔬做食物和皮子做衣服。正如那浪子的父亲（路15：22，23）。若神愿意他们死亡灭绝，他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们。注意，1。那衣服是皮子作的。若不是罪使我们因赤裸而羞耻，我们就本不需要衣服，无论是为了自卫还是自尊。因此，我们不当为自己的穿戴夸耀，那只是我们灵魂贫瘠耻辱的记号。2。神给我们先祖父母作衣服时，他使这衣服温暖坚实，但是粗略简单：不是长袍丝巾，而只是皮子作的。

这衣服没有装饰也没有巧缀使亚当夏娃自夸。今世的贫穷人不必因为衣着而自卑抱怨：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们所穿的，并不差于亚当夏娃。富足人不要因光鲜的衣着而自夸自傲。（彼前3：3）。3。我们不仅要因食物，而且还要因衣服而感谢神，（创28：20）。羊毛和麻是他的，正如五谷和新酒是他的（何2：9）。4。这皮子作的衣服有重要的预表。那取下皮子的动物被杀，在亚当夏娃的眼前被杀，让他们看见什么是死亡，（传3：18），让他们看见自己也与兽一样，是必死的。这取皮子的牲畜被杀，不是为食物，而是作为牺牲；这预表了基督的牺牲，在后世，为人的罪一次献上永远的祭。那世上第一个死的是用作牺牲，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那被杀的羔羊，（赛53：7，徒8：32，林前5：7，启5：6，12，启13：8）。这世上先死的牺牲在神与人之间分开，预表神与人的和好：牺牲的肉和身体献与神为祭；皮子作人的衣服；预表基督牺牲自己作献与神的馨香祭，我们穿戴他的公义作长袍，覆盖我们的羞辱。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作裙子，却不能完全覆盖自己（赛28：20）。这就是我们想用自己的义在神面前遮掩自己。但神给亚当作皮子的衣服，宽大、结实、延展，恰能覆盖；这就是基督的义。让我们穿戴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V. 22—24

神的审判宣示给犯罪者之后，这里我们看见，审判开始立刻施行。注意，I。亚当夏娃怎样被神和众圣洁的天使正义地责备和羞辱：

“看，那人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他使自己变成一个怎样的神！不是吗？看他吃了禁果，为自己得到了多少好处，慈惠，和福分。”这些话是为了唤醒亚当夏娃、使之谦卑，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和愚妄，从罪中悔改，看见自己被魔鬼欺骗引诱、并跟从犯罪；从而谦卑下来，寻求神、寻求真正的幸福，按照神所指示的、追寻他的道路。神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耶和華的名（诗83：16）。他把他们置入迷惑混乱之中，为使他们悔改。真心忏悔的人一定会这样自责：“我的罪结了怎样的果子？（罗6：21），我的愚妄和罪又给我带来了什么？真的如魔鬼所引诱的、我原来所妄想的吗？不，绝不是，恰恰相反，我落入了罪的网罗，远离了幸福，更远离了神的恩慈。”。II。他们怎样被神正义地赶出伊甸园，正如所宣示的审判：你要吃田间的菜蔬。这里，1。神说道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们犯罪、伸手吃了禁果，也为了避免他们再伸手够那生命树上的果子（现在由于神的审判而禁止，正如原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由于神的律法而禁止），大胆吃那果子，亵渎神的旨意、抵抗神的审判，欺瞒自己、愚妄地以为可以长久活着。注意，（1）人有这样一种愚蠢的倾向，以为自己凭着自己、以不配的生命可以长久地活在永生里。许多人不愿接受神的约，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却愿意获取来自神的永生的权柄。（2）是神的公义拒绝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愚妄地想抢夺自己所不配的，他们悖逆神、使自己的罪更加丑恶，把他们的希望置于荒谬的基础上，更远离神的救恩，他们的毁灭更加可悲。2。神的方法。神把他们驱逐出伊甸乐园，神与

人分离，把他们置于园外。（1）神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在外面的地土上生活。这里两次提到：耶 和 华 神 便 打 发 他 出 伊 甸 园 去（23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24节）。神令他出去，告诉他不能再居住和享受伊甸乐园。这表示了神与亚当及他所有满了罪的子孙的分离，人不再有那乐园中与神同在的喜乐和幸福。亚当夏娃，及他们满了罪的子孙，不再有神起初对人的喜悦，神的恩慈被推延。亚当因为神的离开而变得软弱，正如当神的灵离开参孙。他失去了与神的和睦，失去了与神的交通，人与神的来往被打断。他被驱逐，因为他不配荣耀和职份。亚当夏娃以及他的子孙，因为罪和堕落，放弃和丧失了与神的交通。但是神把他们赶出到什么地方？他本可以公义地把他们驱逐出世界（伯18：18），可是神只是把他们驱逐置于园外的地土。他可以现在就公义地把他们置于地狱，正如他把堕落犯罪的天使丢在地狱黑暗坑里（彼后2：4）。可是，人只是被打发到园外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他被送到那地土上，但不是永远的坟墓里；那里是他劳作之地，而不是黑暗的监狱和狱坑；他在那里扶犁，而不是牵拉捆锁；他在那里耕种，有食物可以回报；他的劳作，有神更高的心意，这劳作可以使他谦卑下来，提醒他的归宿和末后的事情。看，人虽被神赶出、与神分离，但是他们不是被丢在彻底的绝望里，神恩慈的心意在他们身上，有神所应许的更高的新约。（2）神把人置于伊甸园外，禁止他们再回来：“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神以可畏的无可抗拒的力量，以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通向生命树的道路，防止人凭自己

的力量，重回伊甸园。谁能越过神守卫的天使，胜过如此的力量？这里向亚当表明：[1]神对人的不喜悦。虽然神有恩典对人存留，但现在神愤怒于他，与他为敌，与他争战，以刀剑相对（民22：23）；神待人仿佛愤怒的火焰，以发火焰的剑相对。[2]神的天使与人争战，与人没有和睦平安，因为人悖逆了主。[3]生命树的道路被关闭，在那里，人本可以有无瑕疵的永生。并不是说基路伯放在那里，使人永远不能得到生命树（感谢神，有天国的乐园和其中的生命树为我们存留，是我们的盼望和喜悦）；而是，那里生命树的道路向人关闭，人再以此寻求义、生命和幸福的努力将是徒劳，因为神与人的初约由于人的犯罪被打破，人无法再从那里寻得好处。人悖逆了神的诫命和初约，在神的咒诅之下；人无法从那里回转，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永远被神丢弃了。神把这些启示给亚当，并非赶逐他进入彻底的绝望，而是愿他醒转，盼望那应许的后裔，在那里，有人的生命和幸福，在那里，不再有刀剑。神和他的众圣洁天使将与我们和睦，一个新的生命的道路将等待我们，使我们永远成为圣洁。

在人类起初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其致命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人类最初的罪恶行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相信上帝的爱。

对他们来说，上帝的禁令似乎是对一种理想的善的任意否定，是他们获得自由的障碍，而不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助力。此外，随着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爱也消失了，他们心中对上帝的趋向首先被遏制，然后转向相反的方向。这是第一阶段。于是，人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他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妄自尊大，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谋求未来的幸福。他仿佛是自己的造物主，希望仅靠自己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忘记了上帝是他的起源，因此也是他的目的，在他傲慢的自我追求中，他把自己当成了生命的目的和目标。除此以外，他还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满足世间的感官享受，他因此成了感官享受的奴隶，而不是国王。不信、傲慢、感官享乐，这就是人与上帝、人与自己、人与世界三重关系的三重扭曲——人最初的和谐的三重解体，而他的神圣、生命和幸福都依赖于这种和谐。罪正是以这三种基本形式首次出现的，而且我们在人类思想史上仍然会遇到它。这就是理性主义（自然神主义）、泛神论和唯物主义这三种重要的历史形式。因为理性主义（自然神主义）的灵魂是不信，泛神论的灵魂是骄傲，唯物主义的灵魂是感性。这些都源于《圣经》中所记载的事件，它们所发挥的支配作用证实了我们自己每天的经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都因起初发生的决定性行为而成为罪人。

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内心的罪的力量所带来的后果。事实上，西奥坚持认为我们的本性是善良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关于社会改革的观点。但他自己的生活驳斥了他的格言，他对人性和自己

内心的了解一定不深，他不知道人类的内心深处居住着怎样的黑暗灵魂。我们失去了与自己的统一，失去了天性的和谐。一种深刻的不和谐贯穿我们的整个存在，即判断与意志、意志与力量之间的不和谐。我们本性中的这种内在分裂构成了我们的不幸福。在现代，这种不和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因为基督教摒弃了无知的时代，使我们无法对自己进行欺骗。它的光芒已经穿透了我们本性的黑暗深渊。如果我们不让这种痛苦的认识治愈我们，它只会让我们更加不幸。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知识生活的一个领域，即现代诗歌。

从拜伦到海涅，现代抒情诗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这种内在缺陷的基调。诗歌被视为一种荣耀和救赎生命的力量，一种可以取代宗教和福音的力量。但从现代诗人的口中听到的却是对这种分裂所造成的痛苦的撕心裂肺的哀嚎。而这种哀鸣并不只是臆造出来的，它是真理。它不是病态气质的言说，而是根深蒂固的疾病的见证。我们灵魂的疾病就是失去了上帝。

因为使人如此不快乐的，是他与上帝的分离。上帝应该是我们的一切，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幸福，在他里面我们找到了我们存在的和谐，他是我们生命的真正中心。但人的罪在于，人把自己作为思想和愿望的中心；——人把一切都归于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就是我自己”。莎士比亚笔下理查三世的这句话，这个

与生俱来的缺点，就是对自己罪恶的告白。

罪的本质在哪里，这是一个历来都在讨论的问题。最正确的答案莫过于罪的本质在于自私。如果说美德的本质在于对上帝的爱，在于将自我交托给圣洁和仁爱的上帝，那么罪的本质则在于拒绝上帝的爱，而这种爱正是我们的幸福所在；我们（这些罪人）将自我置于上帝的位置，使之成为我们思想和欲望的偶像。诚然，在我们看来，人类的罪并不总是以自私的面目出现，相反，它似乎只是情感的变态。人类选择易逝的财产和享乐，并在其中寻求心灵的满足和生存的幸福。爱的特征依然存在，但它已误入歧途——它已转向自己的虚荣，而不是被引向永恒的财富、以及所有财富中最高的财富、甚至是上帝本身。然而，如果我们对自己坦诚相待，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试图用来缓解灵魂饥渴的、世间转瞬消亡的财产，甚至是我们常常热恋的同伴，终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爱的不是他们，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在他们身上寻找的是我们自己。即使是这种最专注的爱，不，尤其是那种专注的爱，都不过是自私。在我们所渴望的一切中，我们自己才是我们意志的中心对象。我们把自我及其满足作为我们生活、思想和愿望的终极目标。这就是罪的本质。我们可能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可能自欺欺人，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无私；但即使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私也确实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当罪恶以其真实面目出现时，它就是自私。罪恶王国的巨头就是自私的巨头。

当然，否认或消灭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我们的天职。如果人不是一个人格，不是一个自我，他怎么能够得到圣神永恒的爱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人格——为了我们能够爱上帝，接受他进入我们自己，并被祂充满。祂是我们整个存在的中心，是我们所有思想和意志力的目标。这就是圣洁的自爱（我们爱神，并因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但是，暗地里把自己与上帝疏远，把祂从我们心中驱逐出去，把自己放在祂的位置上，不再爱祂在万物之上，不再为祂而（圣洁地）爱（我们）自己；——而是爱自己在万物之上，为自己而爱万物，这就是自私的罪。我们是为神而造的，因此我们的本性在神那里得到合一、平安和幸福。没有祂（上帝），我们就处于不快乐、不和谐的状态，我们就失去了合一与平安。

因为我们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我们道德本性的满足。

我们的道德本性，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我们只在自己身上不快乐。我们爱自己，却又逃离自己，在自己的社会中并不快乐。就连莎士比亚笔下那个大胆的理查三世也有类似的感受，也无法忍受孤独，他逃避自己，也憎恨自己。

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是“人性”，即和谐的人性。诚然，和谐的人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能做到吗？在当今时代，我们从

未实现过。人们常说，我们的时代类似于罗马凯撒的时代。我也这么认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是塔西佗。熟读他著作的人都知道，他的口中流露着对人性的蔑视。我经常注意到，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性的了解成正比。若想要谈和谐的人性，当然，我们只有在找到我们本性的道德和谐之后，才会知道和平。但我们该如何实现呢？难道我们的不和谐本身就能带来和谐吗？只有上帝才能赋予我们和谐，因为他是我们注定要达到的目的，在他那里，我们的天性找到了合一与和平。

诚然，人是一种奇妙的存在。没有什么比人更强大；然而我们是什么呢？死亡的奴隶，罪的奴隶。我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和谐，无法摆脱。我们知道善，却不选择善；即使我们在心愿上选择了善，却仍不去行善。这就是使徒保罗感人至深的诉说，在成千上万人的心中找到了回应。

我们夸耀意志的力量。我最不愿意低估它的力量，因为我们需要意志的力量，而不是气馁。但我们的意志本身真的拥有摆脱罪恶力量的力量吗？基督教教义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认为人本身不可能行善。这就是所谓的贬低了人，冒犯了人的尊严。当然，如果基督教只能通过不适当地贬低人性来证明其正当性，那么我们宁愿放弃一切证明其正当性的尝试。但我们不是在贬低人性，而是在抬高人性，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较低的道德标准，而是规定了最高的道德标准；我们为人类设定了最高的道德目标，因为

人类正是为此而被创造的。那些教导人满足于较低程度的道德，并在其中找到其努力的最终目标的人，才是真正贬低和贬损人的人。诚然，如果我们不知道有比社会生活中的普通诚信更高的道德标准，那么人是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然而，有谁从未说过谎？有谁在工作中从未在懦弱的言行中发现自己？即使没有，这就是全部吗？这就是人的全部责任吗？那些以最低程度为道德目标的人才是真正的贬低人。这就是全部吗：——不做坏事就可以？更不用说做好事、做好人了！

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控制。但自我控制既不能改变我们的倾向，也不能净化我们的心灵。这不过是一种乏善可陈的道德，除了自我管理之外别无其他。我们可以让自己服从道德律的命令，但这种服从并不是意志对律法的自由同意（而是不情愿、被迫的）；只有这样（自由同意）才是真正的道德。因为我们的“道德”是约束的结果（尽管这种约束是我们强加给自己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根本不是道德。只有在自由——真正的意志自由——的地方，才能找到道德；不是责任战胜了倾向（内心的喜好），而是内心倾向对责任的自由同意。真正的道德就是爱。康德将道德建立在义务的命令之上，但在他的体系中却没有给爱留下任何空间；自然世界也是如此，因为除了爱之外，一切都可以被命令。爱是一切事物中最自由的，但唯有爱才是真正的道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圣经和教会所理解的道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

做到这一点的。这超出了他处身于罪中之生命的能力。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义务，我们可以痛心疾首地哀叹罪恶的枷锁，但罪恶对我们来说却是那么地“亲切”；我们可以寻求自由，渴望自由，但我们无法让自己自由，因为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本性，无论我们做了多少让自己变得真正善良的事情。谁有能力不自私自利，不自以为义？

我们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不是在贬低人——（不，我们只是在引导他达到他的最高目标）——而是在确立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罪的力量，我们只有通过神的力量才能摆脱它。

但罪不仅仅是支配我们的力量，它也是我们的罪。它不仅仅是我们所忍受的痛苦，我们必须承受的邪恶；它是我们自己的自由行为，我们要为之负责，我们的良心要我们为之负责；它是罪孽。

最近，有人试图以统计学的理由来摒弃整个罪的问题。人们认为有可能证明，即使在最明显的自由行为中，在最任意的行为中，在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行为范围内，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的。因此，可以推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自然法，而不是人意志的自由决定。在自杀问题上，人们特别指出了这种对自然规律的遵从。自杀的数量显示出一定的波动性，而且在不同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分布，也显示出总体上恒定不变的

多样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这种行为不再是一种自由选择呢？这只是说，这种行为有某些外在影响的原因，使它不再是一种纯粹任意的行为而已。然而，这些外在原因，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自然倾向，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责任并没有停止，因为意志的决定并不仅受到这些原因的影响。举个例子，我们注意到，1847年结婚的人数比往年少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高昂的玉米价格及其带来的各种后果，使得建立家庭比往常更加困难。这是个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他的决定就不再是自由行为了吗？与此类似。在犯罪行为中，最终的决定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而是最终取决于人的意志的道德品质、道德的强弱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抵抗诱惑的责任；这些都属于道德责任的范畴。诚然，这种道德品质本身并不独立于人所处的外部环境，而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往往是与他的意愿相悖的，甚至外部环境对我们可诱惑的本性所施加的诱惑力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接下来呢？人类事务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我们意志的作用，而是有更高的指引。当上帝允许我们与他一起坐在时间的织布机前，为上帝的统治提供纬线时，他并没有放弃对历史之线的指引。如何协调这两者——神的指引和人的自由，谁能解释得清楚？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解决的历史大问题。我们只需知道，两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人类的自由并没有因为人类事务中遵纪守法的风气盛行而受到破坏；人类意志的自发性也没有因为上帝治理世界而消失。这两者都是事实。无论我们是否理解这两者是如何结合的，事实本身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理解。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与其他任何意识一样，

都是一个事实，对我们的理智来说，通过我们对它的内在体验，它与所有的统计数字一样确定无疑。

同样，我们的责任意识建立在我们对善恶道德对比的意识之上。任何诡辩都无法使我们摆脱这一点，也无法使我们相信善与恶是相同的。

现代有一种运动——在法国尤为盛行，但在我们中间也有门徒——废除了我们道德判断的标准。然而，这一（道德判断的）标准却是最高的，也是最值得人类遵循的。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哲学运动中）对动机和联系的理解。据（那些法国人）说，在我们看来是邪恶的东西，只有当我们把它孤立起来，独立地看待它时，它才会显得邪恶。（法国人主张）理解一切就是证明一切是对的；一切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存在的。

但是这种理论会导致什么呢？——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其道德价值）；因为这样一来，成功的就是道德的，失败的就是不道德的。这不仅是在宣扬“存在即合理”的逻辑，也是在宣扬“一切之存在的绝对合理性”。这样一来，历史上就不会再有犯罪了；道德感就无权反抗，良知也将陷入沉默。此外，历史的终点将仅仅是对权力的敬意；尼禄将与圣保罗一样优秀，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将成为其最高贵的价值。这样的历史观是奴隶的历史观，他们不知道比奴隶主更高的权威：它欺骗了我们的道德感，否定了我们本

性中最美好的一切。无耻的诱惑、卑鄙的思想和情感，有时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闪现。难道我们要把这些与我们最崇高的情感和决心相提并论吗？这不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侮辱吗？那样的话，悔改就是一种愚蠢，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是错的了。然而，只要世界上还有良知，它就会对这种学说提出抗议；只要人们热爱善良，就会憎恨犯罪。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使用善与恶、美德与恶习、道德与罪恶、荣誉与耻辱这些词语作为对比；它们永远不会成为过去时代的过时表达方式。

只要我们还在区分善与恶，我们就会一直把我们想做或做过的恶视为有罪；因为如果所有其他法官都保持沉默，还有一个人不会保持沉默，那就是我们的良心！塔西佗（Tacitus）的著作中保留了提比略皇帝写给罗马元老院的一封信的开头。没有什么比这封信的文字更令人忧伤了。但是，让这封忧郁的信发出声音的，是一颗充满罪恶感的良心。正是这种良知，甚至在宣判之前，就已经执行了死刑。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季节，罪恶感和神的愤怒会以特别的能量显现。异教徒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写过一篇单独的论文《论对神灵的恐惧》，他在文中用感人的语言描绘了对神灵之愤怒的焦虑和恐惧，在他的时代，这种焦虑和恐惧占据了许多人的心灵，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幸。中世纪的受鞭笞者：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期间，在意大利北部和德国有成千上万的受鞭笞者，他们在四处进行可怕的忏悔，这些例子虽然病态，但都是内心良知中的罪责感在积极明确状态下的表现。但这种感觉本身与

时代的变迁及其趋势无关。因为道德感独立于这些因素之外，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它的力量和真理是人类道德真理的标准。这是上帝在人身上开始拯救工作的起点；这里也是内心折磨的地方，可能成为人的监牢。

诗人对有罪良心的不幸进行了最悲惨的描述。在这方面，罗马讽刺作家尤韦纳尔效仿了希腊悲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和《麦可白》也是如此。翻开《列瑙》，随处可见这种控诉和对遗忘的虚妄渴望。翻开普拉滕的书页，他对一个有罪之人的描述是他最有感染力的诗篇之一。当歌德在他的《威廉-迈斯特》中让老竖琴手唱他的歌谣时，歌谣的主题就是有罪之人的不幸。

谁能免于内疚呢？生活中没有一处没有罪恶感，因为没有一处没有过错。当伟大的戏剧家，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在我们面前描绘错综复杂的人类命运时，打上死结的永远是罪恶。一个没有罪恶感的英雄不可能成为戏剧中的英雄。而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人生的战斗从来都不乏罪恶感？这是所有凡人的遗产，因为我们都曾以各种方式犯过罪，都曾得罪过上帝。是上帝神圣的正义宣判我们有罪，它的判决在我们自己的良心中得到了回应。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最沉重的罪责负担；这一点使我们屈服：这一点使我们的活动陷于瘫痪。如果像我们在某些诗人和哲学家那里读到的那样，说内疚之路就是自由之路，那就太愚蠢了。没有什么能像内疚的良心一样，对道德意义的活动产生如此严重的削弱作用。

只有自由的良知才能为努力增添快乐；想要征服未来的人必须洗清过去。内疚使人瘫痪，因为它让我们不快乐。

因为，生活中的弊病虽多，但最大的莫过于内疚。我们可以为其他事情哀叹，但没有什么比内疚更让人哀叹的了。然而，如果没有解脱，哀叹又有什么用呢？是的，如果我们指望的是自己，那就没有解脱；但如果上帝，那就一定有补救的办法。我们对自己悲惨遭遇的感受，我们对自己罪恶的哀叹，都是一种力量，它能从上帝引下一种补救办法。而这种补救办法就是恩典。

第三讲

恩典。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但如果我们能说的只有这些，那最好还是把头蒙起来，躺下等死。

因为只有一种解脱方式，那就是死亡。然而，基督在登山宝训的开头就宣称，穷人、受苦的人和哀伤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些我们称之为不幸的人，他称之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马太福音

5:1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5:2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4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

他们的。

5: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5: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听众们，生命之光不仅是我们的幸福，而且是安慰。普通意义上的幸福，并不比富足更能成为所有人的命运。苦苦思索为什么会这样是完全徒劳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无论我们理解与否，都必须顺应上帝的旨意。因为有谁能称得上是彻底的幸福呢？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安慰；这种幸福是所有人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只有上帝才有权在这个充满悲伤的世界上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只有他才能真正安慰悲伤的人。只有恩典才能给予安慰。

难道我们不愿意接受安慰吗？纵然有人宣扬这样的辞令、劝阻人接受那来自神的安慰，但这一劝阻不会找到相信的听众。即使有人雄辩地劝告任何不快乐的人不要觉得自己不快乐，那也无异于告诉饥饿的人不要感到饥饿。我们的灵魂是为幸福而生的。但是，不快乐的人如何在他的不快乐中感受到快乐呢？生命之光不仅是

幸福，而更是安慰，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但这只有上帝才能给予。

有人说“时间会带来安慰”吗？时间不会安慰任何人，它只会淡化感情，或让我们忘记；这是灵魂的弱点，而不是她的力量。真正需要的是，既不忘记，又得到安慰。而时间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有人说，我们必须看到事件的社会整体影响；对这一点的思考将抚慰个人的忧伤；因为即使个人遭受苦难，全社会众人的利益也能补偿一切？这样的统计无法安慰一个悲伤的灵魂，一次试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再一次提到了人类的进步；历史的进程确实是不断进步的进程，尽管有悲伤、罪恶和负罪感。但是，我们觉得，以个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进步是太昂贵了；以人类的道德毁灭为代价来换取进步也更是昂贵的；以一个灵魂的道德毁灭为代价来换取进步就更昂贵了。一个人的灵魂比整个民族的文化进步更有价值。

那么，我们想要什么呢？我们想要从罪恶中解脱，想要赎罪。只有恩典才能解救我们，只有恩典才能为我们赎罪。

我们能拯救自己吗？古代哲学对人生的道德重担有一定程度的了

解。它所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目的始终如一：人必须解救自己。旧世界就是在这种自我解脱的尝试中毁灭的。

我们能从自己的资源中找到任何超越它所秉持的东西吗？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自然？我们经常被提到大自然。据说，在这里，我们将得到安宁；在她的怀抱中，我们将变得纯洁、平和，重新找回我们失去的孩子般的天性。但是，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性情，她只是借用了我们的性情。她无法赐予我们那没有带来的平静。只有人内心听到的声音才会从外部响起。列瑙到北美洲旅行，想在那里找到他在欧洲找不到的安宁与和平；但美洲的原始森林对他耳语的除了神秘的死亡之外，什么也没有。

能够帮助我们的不是大自然。那么，是文化吗？有人说：“当玫瑰退化时，可以让它长出其他的荆棘，但仍然是荆棘”。文化可以改变我们的举止，但不能使我们摆脱罪恶；文化可以锤炼我们，但不能提高我们；它可以使我们聪明，却不能使我们虔诚。最卑劣的激情与罪恶，可以与最高程度的外在精神文化相结合。

艺术常常被赋予救赎和升华的力量。有人说，宗教之所以具有支配心灵的力量，是因为宗教中蕴含着艺术。席勒试图用美学来纠正康德的道德严格主义。类似的观点在现代作家中又有多少次出现呢？也许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艺术爱好者中的一员。但我不得不否认“艺术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她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主

张。艺术的确与宗教结盟，但不能成为宗教的替代品，她也不希望如此。她为宗教披上外衣，为宗教活动伸出援助之手，但并不取代宗教和道德。如果我们问艺术家自己这个问题，他们也会承认，他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与内心的罪恶力量进行同样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他们得到的帮助不是他们的艺术，而是宗教的道德力量！如果说普拉滕在他写给温克尔曼的十四行诗中把艺术奉为偶像，我想米开朗基罗的权威比他更胜一筹。他在写给瓦萨里的十四行诗中说，形式和色彩无法给心灵带来真正的宁静；它需要的是那在十字架上伸出双臂将我们托起的爱。

或者说，我们要寻求解脱，不是脱离、而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智中寻求解脱？我们在上一讲中看到了意志的能力。自我控制并不是从罪中解脱；律法也不是自由。责任不会增强我们的道德力量，也不会改变我们内心（对于罪）的倾向喜好。只要美德不是发自内心的，它又有什么价值呢？

近来，人们特别关注通过哲学概念实现自我解脱和自助。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学说，即个人不过是宇宙之光的一缕微光——宇宙汪洋中的一滴水——得到了复兴。“一滴水从不断翻腾的海洋中升起，在一瞬间——所谓的七十年——被照亮，变得透明，然后又沉下去”。因此，个人应该在整体中看待自己，“只有在整体中才有和解”。但这种安慰可以安慰“垂死的花朵”，却不能安慰人。这对自然物来说可能很好，但对人来说就不行了。这对受自然法则约束的生物

来说可能足够了，但对有良知的人来说却不够。如果佛陀已经传授了所有的知识，基督教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回到印度的梦境并不是智慧的进步，历史在发展到今天的秩序时，已经把这些梦境抛在了脑后。基督教，而不是释迦牟尼的学说，才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如果后者占了上风，那就让我们和利奥波德-舍费尔一样，公开表示最后的希望是世界融入涅槃的无知无觉的海洋；让弗赖利格拉特的“主之年”——万物灭亡的悲惨预言——成为我们的信仰；和费尔巴哈一样，把死亡当作我们的上帝来赞美。让那些把这类学说当作我们所需要的安慰的人这样做吧；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既不了解人性，也不了解他们自己。

我们没有所谓的“自我解脱”。我们需要的恩典不仅是解救，而且是宽恕和赎罪的恩典；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对上帝的冒犯。无论对谁所犯的罪，这句话永远适用：“我只对你（上帝）犯了罪”。诚然，每一个罪都是对一条上帝诫命（十诫）的违背。但是，犯了一条命令的人就是犯了整个律法。因为整条道德律存在于每一条诫命的命令中，而每一条命令的违反都等于违反了整条律法；因为律法不是单个诫命的总结，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原则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他的心意，他的圣洁，是他使每条诫命成为一条命令、成为律法的一部分。他本身就存在于每一条诫命的圣洁之中。每一个违背诫命的行为都是对上帝本身的违背。正如律法是一个统一体，人也是一个统一体。他的整个意志、整个心灵、整个罪恶，都活跃在每一个单独的能量中，在这个或那个

罪恶行为中表现出来。每项罪行都有罪的意志，而且是在上帝面前有罪。

我们能补偿我们的罪吗？已经犯下的罪是无法挽回的。无论我们多么虔诚，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善事，我们所做的只是履行我们当前的责任，并不能因此而消除过去所受的控诉。罪恶的人生不可能被随之而来的虔诚生活所抹去。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任何善行都不能抹去所犯的罪，只有被宽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强加给自己的任何忏悔也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如果我严重地冒犯了任何人，冒犯了他的爱，冒犯了他的信任——我可以通过最大程度的克己生活来为此忏悔；然而，除非我在他面前谦卑下来，请求并得到他的宽恕，否则我不会得到安宁。除了宽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过失。我们的罪过需要宽恕。但我们无法宽恕自己。只有我们所冒犯的神才能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所犯的罪都是针对神。只有当我们从他的口中听到“宽恕”这个词，得到明确而肯定的赦免保证时，我们才能体会到无罪的平安。

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

因为除了上帝和他的恩典，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带到我们美好的目的地。这意味着什么呢？成为上帝浇灌他爱的生命的器皿；成为上帝的灵居住的殿堂。正如花朵迎着阳光开放，植物没有光照就无法茂盛生长，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并需要上帝的光和生命。没

有上帝，我们就无法达到完美。上帝必须降临到我们之中，我们必须接受他进入我们。他趋向我们，我们趋向他。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向着他，渴望他，依靠他而活。我们就是为此而生的，这就是我们的归宿。退缩、远离神是罪；敞开我们的心扉，扩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接受上帝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人的最高尊严是接受上帝的能力；人的最高目标是与上帝交流。这甚至是人本应当的本性。即使是天赋的智力生命也是如此，灵魂的生命和我们的意志更是如此。即使是我们所拥有的智力禀赋，也是上帝白白赐予的礼物——是恩典。上帝让任何人成为他的恩赐和精神的容器，在歌德的心灵中蕴藏着对自然世界的诗意回响，在席勒的心灵中蕴藏着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他在我们人民的天才精神中传播真、善、美的永恒思想，并用它们来彰显他的神圣威严。难道这些天赋异禀的人是上帝恩赐的唯一接受者吗？难道上帝没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给予他丰富世界的回声吗？我们的内心不就像被他的手指触摸过的竖琴吗？我们每个人都能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在内心深处感知到世界伟大和声的音调，以及在其中对全能者的赞美。但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只接受他的力量和智慧的启示。永恒的爱与我们之间也在不断地交流。我们在生活中体验他的爱，在心中感受他的爱、我们以它为生。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渴慕他，我们在内心深处承载着他，我们在他里面找到了我们目的地的目标，这是上帝的白白恩赐。这就是上帝的恩惠，也就是恩典。即使在我们的自然生活中也是白白的礼物和恩惠。

我们或许可以凭自己赢得很多属世的东西，但却无法赢得那最好的。我们可以凭自己赢得他人的感谢，但不能凭自己赢得爱。它总是免费赐予的。上帝的爱也是如此。即使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也必须倚靠恩典。

但我们是罪人！

行使恩典是王权的最高属性。恩典高居正义权杖之上，是人类社会整个大厦的顶石。正义是它的基础，而恩典则是它的冠冕。在人类社会，我们离不开恩典。那么，在我们与上帝的交往中，又该如何呢？我们每天的祷告是、或者说应该是，“饶恕我们的过犯”。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就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不需要向恩典的宝座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只有他（基督）是无罪的。但他教导我们：“你们都要祈求恩典。”他在十字架上向天父的祷告是“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都需要宽恕。甚至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们也需要相互宽恕。没有相互的、和反复的宽恕，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交流；因为我们都会冒犯对方，哪怕只是在思想上，在苛刻的想法和不爱的判断上。在某些时刻，当这一点特别压在人们的心头时，至少当最后的告别、生命的告别即将来临时，我们不得不再次用目光寻找我们的亲人，向他们伸出双手，离去的人对幸存的人说，“宽恕吧，”这样我们的良心才会卸下重担。那

又如何？难道我们不需要上帝的宽恕吗？我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冒犯他，如果不是别的，如果不是言语或行为，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爱他，也没有像他永恒的爱所应得的那样爱他。只有消除了这堵横亘在他与我们之间的隔离墙，消除了使我们与上帝分离的罪债，消除了使我们与他保持距离的良心的控诉，我们才能亲近他，他才能亲近我们。我们都需要上帝的饶恕。

或者，我们会像罗马诗人一样，用自己的美德包裹自己？那将是一件非常破烂的衣服。我们该如何穿着它出现在上帝面前？无论我们多么相信自己的优秀，无论我们多么满怀信心，人都必须扼杀一切真实感受与良知。——如果一个人没有感觉到，至少在某些时候，他的罪孽压迫着他的良心，让他感到不安，那么他一定是已经扼杀了对自己的一切真实感受，完全沉浸在自我安慰之中。我们可以压制这些良心的悸动，但这样我们就违背了我们的道德感，削弱了我们对道德真理的内在敏感性。即使我们在一生中成功地压制住了我们内心对真理的见证——当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那个没有任何阴暗隐瞒的真理世界，在那里不再有自欺欺人，所有的表象都会消失，那么，至少，我们认为早已被埋葬的东西（即自己曾经所犯之罪、所说的谎言、等等）又会复现，消失已久的场景和时代又会出现在脑海中，对我们发出控诉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扼杀道德感的人，至少会在确信自己有罪的情况下谦卑下来，寻求宽恕。

这有失身份吗？寻求上帝的宽恕是对人的侮辱吗？傲慢的人只想得到他们的行为应得的东西，他们将被判有罪：因为无论我们的行为在人的眼中多么有价值，如果其中缺少了一切善的灵魂，即对于上帝的、发自内心的、自由之爱，它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毫无价值；因为上帝看的是心灵，而不是外在的行为。

在上帝眼中，最微小的行为可能是最伟大的，而最伟大的行为可能是最微小的，这取决于它是否是内心无私之爱的杰作；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道德。但这正是我们罪之本性中没有的东西，而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因此，如果我们想根据自己的功劳得到奖赏，我们将一无所获，甚至一无所有。我们需要恩典。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对一个自由的人来说是不配的？让我们把问题抛给我们天生的道德意识！如果一个人犯了过错，是承认他的过错，还是否认他的过错？如果他承认过错，难道我们不承认他是一个在道德上得到净化的人，并且重新与他在道德上结合，与我们站在同一道德水平线上吗？如果他否认，我们岂不是从内心里排斥他，岂不是鄙视他，而不尊敬他，岂不是他的骄傲使他蒙羞，而不是使他光荣，因为这是不真实的；岂不是他的过错使他和我们之间的隔阂成为永久的隔阂？上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寻求上帝的恩典不会使我们蒙羞，反而会使我们升华，这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值得的。最伟大的人从来都是最谦卑的。诚然，基督教之前的时代的人对这种谦卑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是基督教让谦

卑成为美德之首，成为基督徒恩典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成为基督徒生活的灵魂。有比圣保罗更有男子气概的人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没有人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我们的大陆上也没有比他（对我们而言是）更大的恩人。然而，如果我们要表达他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感受，我们只能说出恩典这个词。恩典的意识是他生命的灵魂。“因着上帝的恩典，我成为了现在的我”。

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的碑文比哥白尼在索恩的雕像下的碑文更值得骄傲：“*Terræ motor, solis cælique stator*”。但是，他在同一座城市的圣约翰教堂的墓碑上所写的基督徒谦逊的话语，却让他倍显荣耀：“我不渴求保罗所得到的恩惠，也不渴求你赦免彼得的恩典；我只祈求你从十字架上赐予那小偷的恩典。”

既然我们都需要恩典，既然恩典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它呢？接下来，请允许我谈谈恩典的确定性。

我们的思想和思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尘世生活的根基，尘世历史的源泉也来自于此。一切可见之物都指向一个超越其本身的不可见世界。我们必须在那里找到尘世生活问题的答案；因为在这个有形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其根源都在那里。上帝永恒的思想和他的旨意构成了人类世界可见历史的隐秘背景。

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

我们所能想象或说出的关于上帝的最高思想，就是他是永恒的爱。上帝是有能力的，而创造世界就是他能力的纪念碑。同样令人钦佩的是，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不可估量的远方的哪个方向，最终还是不得不在无穷无尽之前停顿下来；或者，当我们观察挤在最小空间里的奇迹，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我们拥有最高能力的工具，也无法分辨它们的无限丰富。但上帝的爱高于他的力量的伟大。爱是主宰，力量只是仆人。爱是上帝最初和最后的想法，而权力只是执行。爱是上帝的本性，正如他的所有启示所宣告的那样，是上帝的特殊奥秘，基督教首次向我们完全揭示了这一奥秘。上帝是爱，是自发的、屈尊的、同情的爱。爱的目的是与人交流，是我们的灵魂与上帝交流，上帝是那永恒的爱。创造世界的目的就是爱。当上帝创造大地时，他彰显了自己的荣耀，但他心中的目的却是人。圣经自然观的卓越之处在于将整个世界整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的首脑是独一的上帝，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东方人的思想迷失在对自然（泛神主义）的陶醉中，而希腊人的思想则仅在自然中看到了人的部分基础。

诗篇104篇

104:1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阿，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104:2 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

104:3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104:4 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104:5 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104:6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

104:7 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

104:8 （诸山升上，诸谷沉下（或作随山上翻，随谷下流）），归你为它所安定之地

104:9 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104:10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

104:11 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

104:12 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

104:13 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

104:14 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

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

104:15 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

104:16 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汁浆。

104:17 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

104:18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藏处。

104:19 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

104:20 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

104:21 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

104:22 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

104:23 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

104:24 耶和华阿，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104:25 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

104:26 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

104:27 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

104:28 你给它们，它们便拾起来；你张手，它们饱得美食。

104:29 你掩面，它们便惊惶。你收回它们的气，它们就死亡，归于尘土。

104:30 你发出你的灵，它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104:31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華喜悦自己所造的。

104:32 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

104:33 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

104:34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華欢喜。

104:35 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華。你们要赞美耶和華。（原文作哈利路亚下同）

这整个宇宙不过是上帝大有能力之作为的舞台。洪堡特在其《宇宙》一书中对第 104 篇诗歌如此推崇，就在于此。但是，上帝的每一种能力和智慧的显现都只是彰显其美德的初步，自然界的一切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都只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前庭，人的天职是

使世人与上帝联合，并通过向他的服务来促进上帝的国度。

诗篇8篇

8: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8: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8: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8: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8:7

8:8

8:9 耶和华我们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如果说上帝喜悦他的创造，那是因为他喜悦人类。在喜悦和崇敬神的爱中，人的命运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上帝，被允许侍奉上帝是人的最高荣誉。《旧约》中虔诚的诗篇作者的最高愿望和不断重复的盼望就是，将罪恶从上帝荣耀的世界中剔除，让这个世界成为上帝圣洁和幸福的国度。

这就是上帝所有道路的目的，也是他创造世界的目的。只有从上帝永恒的爱及其旨意的角度来看待创造之工，我们才能理解创造之工。

如果说爱是创造之工的目的，那么它同样也是天意（神在自然世界、我们环境条件中的意旨安排）的秘密。天意的概念甚至在异教徒的头脑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只是在犹豫和不完善的情况下才大胆地产生了这种想法。直到《圣经》给了人类救赎的启示，这种天意概念才达到完全确定的程度，直到那时，我们才被教导把它延伸到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上。因为那时我们才懂得上帝是爱，他的旨意是包罗万象的爱的旨意。

无论存在或发生什么，都是手段和目的的伟大系统的一部分。最伟大的与最微小的相连，最近的与最遥远的相通；但有一种主宰思想支配着整个系统，决定着历史大结构的肌理。上帝的这一至高无上的思想，整个历史进程的最终目标，上帝作为的最终目的，我们称之为他的王国，人类与上帝的交流。这就是上帝爱的思想。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时，我们就开始理解历史了。然而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上帝是自隐的上帝。但其实，我们有时已经可以窥见上帝治理世界的过程。在最黑暗的道路上，良知常常投下一束光，向我们揭示上帝审判的公义；——正义和神圣意志的道德法则也在国家历史的黑暗道路

上发挥着作用；不，有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审判者的手亲自在人类荣耀的高墙上写下谴责的判决，并宣布它们的倒塌；他的圣洁的身影掠过世间伟大的废墟。然而，个人和国家的历史仍将是一本谜书，在历史到达其既定的终点之前，我们将无法解开这些谜团。到那时，上帝的一切作为都将得到显明，他的道路也将向我们昭示。但现在，我们要在一切事中敬畏上帝，在他的主权面前俯首称臣，相信他是公正的；此外，尽管我们现在看起来很黑暗，但有一点我们已经确定，那就是永恒的仁慈统治着世间的一切混乱。事态的发展是按照无限之爱的安排进行的；历史的终结是永恒的和平王国。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上帝引领着万民。在不同国家的历史中，预见到上帝这种引领的痕迹，是人心灵最高的喜悦。诚然，上帝正以缓慢的脚步接近这一目的；因为他是一位忍耐的上帝，——但是，尽管进展看似缓慢，他却决不误事、并仍在朝着目标前进。

此外，个人的生命，即使是上帝卑微儿女中最卑微者的生命，也与世界历史的伟大进程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有一个美好目标。我们的人生道路应当沿着万国历史的方向前进——进入他永恒的国度。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制于与民族历史相同的法则——他的爱与公义的法则，他的爱与公义的永恒计划。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存在或发生的事情都建立在上帝圣洁之爱的计划之上。

但是，对于一个有罪的世界来说，爱的计划必然是恩典的计划。

因为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人类的罪是障碍。它挡住了人归向上帝的道路。只有战胜罪，这条路才能到达终点。上帝的圣洁必须谴责罪恶，但他的恩典愿意宽恕罪人。他通过谴责罪人的罪来宽恕。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定罪；我们的罪因十字架而得赦免。这就是爱的胜利——在罪恶压垮上帝所创造之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恩典的国度。

他的爱的意念成为了恩典的意念。

旧世界最高贵的灵魂曾有过一些预感，即恩典——正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所表述的那样，就坐在神的身边，坐在世界的宝座上——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确信；因为十字架就是恩典的见证。神启示的整个历史就是恩典的历史。人类的一切反对都无法阻挡它的进程，也无法耗尽它的忍耐。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恩典对人类罪恶的胜利。十字架从此成为胜利和苦难安慰的象征。从使徒时代起，关于福音的传道就是关于十字架的传道，因为它是关于恩典的传道。正是这恩典的话语征服了世界，更新了人心。

我们已经看到，恩典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恩典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上帝是怜悯的爱，十字架是这一事实的神圣见证。此外，恩典是给世上每一个愿意谦卑悔改归向他的人的。上帝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他不愿任何人灭亡；仁慈的声音

向所有人呼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上帝的恩典直达天国；不愿意承受神恩典的人也就把自己排除在了天国之外。上帝的怜悯在基督耶稣身上显现，他对耶路撒冷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多想把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你们却不愿意！”永恒的爱对迷失者的最后一句话也将是：“你们却不愿意！”——“你们却不愿意！”上帝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因为他没有把我们仅仅当作自然物，而是当作自由的人；因此，他留给我们拒绝他的恩典和抵御他的爱的自由。但是，尽管我们可能硬着心肠拒绝上帝的爱，对自己也没有爱，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全面的、无限的，赐给那每一个爱他、寻求他、悔改承认己罪、归向他、接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恩典的人。

在我们外在生活世界的背后，是我们道德决心的内在世界；在这里，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意愿和行为的道德品质，我们是决定归向上帝还是反对上帝，我们是让上帝在我们的灵魂中做工还是不让上帝在我们的灵魂中做工，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问题。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是自由的。无论我们被置于何种外部控制之下，任何力量都无法控制我们灵魂的渴望。无论是向上帝升华，还是向深渊沉沦，无论哪种情况，决定权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意志中；而对此负责的也正是我们自己。无论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我们所面临的诱惑、我们本性中的欲望如何影响我们的道德天性，我们所经历的所有影响都有一个无法逾越的界限，那就

是意志自由给它们规定的界限，这是人性——我们的人格——所不可或缺的。

然而，上帝却与之有着内在的联系。上帝与每个人的灵魂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每个人都在内心深处体验到上帝的秘密影响。即使是没有救赎之言传入的灵魂，上帝也会用神秘的语言对其说话。每个人的良心都能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从我们的内心接近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的灵向每个人作见证，而每个人也都明白，当上帝的灵在内心深处警告并暗中责备他所愿意或所做的罪时，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此外，每个人都能在内心深处感受到那股秘密的吸引力，它吸引着他超越时间、空间和这个灭亡世界之中的世俗财富，走向永恒的世界。然而，我们是让这种渴望的精神在灵魂中盛行，还是压抑它，从而沉浸于世俗的虚荣，这是有区别的。

罗马书

1:18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1: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

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1: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1: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1: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1:24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1:25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道德力量从四面八方对人类施加着影响！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我们的家园和故土，我们的职业和友谊，以及其他任何可以这样称呼的东西，除了唤醒和加强我们的道德感的众多声音之外，还有什么呢？除了这些，还必须加上人类所拥有的原始真理的零星种子，就像已经落山的太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仍然微弱地照亮着黑暗。因为哪一个民族不是至少保留了我们种族祖先古老遗产的一些片段呢？的确，它们已被腐蚀，被毁容，被削弱，然而，在这些残缺不全的片段中，仍然可以看到原始真

善美的痕迹，而且并非完全没有影响，而这种影响永远不会从如此模糊的真理回忆中完全消失。

福音的话语正是进入了这个充满道德力量、思想和行动的世界，并通过它的呼唤唤起所有那些沉睡的渴望，这些渴望来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尽管常常是无意识的，但却呼唤着救赎。正如福音书中基督问瞎子是否愿意重见光明一样，这个问题唤起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失明的所有悲痛，使他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盼望，而这种盼望在习惯的影响下几乎已经熄灭；这里也是如此。这种对解脱的渴望并不是解脱的促成因素；它本身并不是解脱，但却是解脱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在国家的历史中，还是在对个人引导中，产生这种先决条件都是上帝行事的目的是。我们必须先在自己里面变得贫穷、谦卑、内心饥渴，才有能力接受恩典的丰富。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之前引导人类的方式。他不仅为人预备拯救，也为人预备救赎，前者是他在以色列的工作，后者是他在异邦世界的工作。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所说的古典希腊罗马民族那样，拥有如此丰富的最高贵的智力天赋。在这些民族中，上帝乐于充分展示人性的能力，但同时也展示了人性的局限。尽管他们的生活看似被最可爱的自然智慧的产物点缀得丰富多彩，但他们无法找到救赎；对他们来说，真正的上帝，救赎的上帝，永远都是“未知的上帝”。民族的历史始终是他们的神圣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接受上帝恩典的能力；而这种接受能力的条件

是精神的贫乏虚己。“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我们称苏格拉底为古希腊世界最伟大的人；德尔斐的神谕称他为最有智慧的人。那么，他的伟大在哪里呢？他的智慧又是什么呢？他的聪明是什么？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认识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这也是上帝与整个古代世界打交道的目的，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内心贫穷，渴望得到上帝恩典的直接启示。

这也是上帝对待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在自己里面变得贫穷，这样神才能用他丰富的恩典充满我们。有人说，富人难进神的国。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自认为智力富有者和美德富有者。

我们为自己的才智和学识感到骄傲，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都无济于事。它们能够锤炼我们的短暂生命，却不能为我们赢得永生，因为它们会连同它们所属的短暂存在一起消逝。当我们躺下死去的时候，如果我们除了智力和教育的骄傲之外别无所依，那将是多么可悲的景象。以美德为荣也绝非好事。灵魂的救赎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也不是靠自己积功德，而是必须归功于恩典，这的确是一件难事，难上加难。然而，我们可能、也必须知道，即使是在今生，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是获得和拥有的，不是靠功劳和自夸，而是靠白白的恩惠。但是，我们许多人宁可在最艰苦的工作中耗尽我们的顽抗，甚至在最艰难的牺牲和努力中耗

尽我们的精力，也不愿将我们永恒的救赎归功于白白的恩典；而这仅仅是为了滋养我们的骄傲。当然，恩典不会赐予那些道德之事上的游手好闲者；在恩典之前和之后，我们都需要付出努力，但这种努力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而不是骄傲。进入天国的大门是对骄傲之人关闭的。上帝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使我们谦卑。上帝在我们身上确实有艰苦的工作——漫长而不懈的忍耐；但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目的——他千方百计、百折千回引导我们达到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谦卑，使我们能够接受他的恩典；唯有他的恩典是我们的救赎，唯有他的恩典能够引导我们到达真理的目的地。正是这恩典和真理在耶稣基督里显现。

=====

=====

=====

=====

=====

=====

第四讲.

耶稣基督的位格

上帝对人类罪恶的回应就是上帝的恩典；而这恩典的最高彰显就

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谁？这是自从教会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作为自己的信仰告白以来，一直引起世人注意的问题。

当基督教要以最高和最尊贵的语言表达她对基督的认识时，她称他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是教会的信仰告白；如果你们允许，这将成为我今天的主题。

当我们这样称呼基督时，我们在这一个词组中包含了我们对他的所有承认和信仰。因为，我们还能试图把比“神、人”概念所包含的更大的对立面结合起来吗？当然，世人不可能想到这种想法。它绝对是一种新的思想；它并非源于人类的思想；它不是人类的产物；如果“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存在不是事实，它（这个概念词组）永远不可能存在。仅凭这一点：任何人没有胆量贸然提出这样的想法。这种思想的存在只是因为事实的存在。

但事实真的存在吗？耶稣基督真的是神人吗？这就是现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据（不信的人）说，历史上的基督与教条教导中的基督并不一致；教会教导的是另一个基督，而不是他真正的样子；他不是神人，因此不能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论断。

神人学说（即：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将人性和神性两方面结合为一体。我们将考虑这两个方面；首先，圣经是如何将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没有什么比耶稣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更确定的了。福音书所描绘的是一个完整而完美的人的生命。耶稣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都过着人的生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真正的人类灵魂的深处。他经历了我们为之感动的所有情感。悲伤和喜悦、爱和愤怒、热忱和恐惧，像我们一样感动着他的灵魂。他不是盘旋在大地上的天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人世间过着真实的人的生活；他对一个人生气，爱另一个人，并称一些人为朋友。他的同胞对他的误解使他痛苦；他所遭遇的敌意使他深感悲伤；他所遭遇的爱和忠诚使他感到安慰和振奋：倾吐他的爱和忠诚是他的使命。

他向天父祷告时倾吐内心的重担，或者在他悲伤的时候，知道友好的弟兄就在他身边，这是他的需要，也是我们的需要。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精神会受到压抑或振奋，而他的精神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即使是我们生命中最黑暗、最艰难的事情——与罪的冲突，他也不能幸免。他必须面对试探——放弃事工、逃避苦难的试探。这些诱惑并不只是接近他的外在生活，而是接近他的灵魂深处。他必须在内心深处抵御它们的攻击，反对它们，使罪恶不至于像它试图做的那样把他引向它的范围。

然而，他的人生道路和我们的人生道路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如果说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耶稣不允许罪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他纯洁的灵魂之镜没有一刻被罪恶的黑暗力量所遮蔽。罪的本质是自私。世人甚至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无私的生活。他从来没有一刻想到过自己。他从未为自己的利益做过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尝试。在旷野的孤寂中，他所受到的诱惑离自己很近，那就是寻求自己的享受，提升自己的荣誉，拥有自己的世俗权力。这是试探者在他面前展示的、那个时代许多犹太人中间所流行的、关于弥赛亚的、错误的形象。然而，他不允许这种想法进入自己的内心，而是平静地拒绝了它。

门徒的渺小信心，众人的麻木不仁，敌手的邪恶，这一切都可能使他感到不耐烦；然而，虽然这些都会引起他的悲叹，但却从未使他焦躁不可自抑、或陷入罪。他在最后一夜的孤寂时刻，被那致命的痛苦所淹没，这很可能会使他惧怕眼前的苦难之路；但他在祷告中倾吐了灵魂的痛苦，并以胜利的顺服战胜了诱惑。他以永远圣洁的意志战胜了各种形式和程度的试探。

我们只需将福音书中描绘的他的生活和工作展现在我们面前，就能十分肯定地看到，在他的身上，活出了真正圣洁的人类生活。这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各种宗教都曾梦想过。各种哲学体系，根据其道德观念的程度，都曾发明过这样的理想。柏拉图曾用近乎预言的语言谈到过这一理想。斯多葛派曾赋予它“智者”的称号；但他们从未发现过它，这个理想也从未实现过。在基督里，它成为了现实，而且是在比人类所能想象的要高得多的意义上。因为

耶稣的圣洁就是爱的圣洁。或许，基督教时代的人们曾把无可指责的正义、高傲的崇高或无动于衷的宁静想象成他们的理想。但世人并不知道，——最高的成就应该是爱的奉献，真正的伟大应该体现在无私的谦卑之中，——直到耶稣用他的生命教导了世人，并在他自己身上展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

我不认为有人会否认他这样做了。福音书的作者们并不满足于断言他的生活是圣洁的，而是从各个方面描绘了他的生活；即使是最敏锐的眼睛，也无法在这幅图画中发现任何可以掩盖它（基督之圣洁）的特征。他向对手提出挑战，要他们指出他的罪，而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他显明了自己的谦卑与圣洁；他的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与天父上帝保持着无拘无束的交流。他说话和行动都带着人所没有的权威，并意识到自己与天父之间没有罪的阻隔。他饶恕他人的罪。他自己不需要饶恕。他教我们每天祷告：“免我们的罪”。他自己却从未祈求过宽恕，甚至在客西马尼，甚至在十字架上都没有。我们都感到在道德上有必要，至少在特殊的场合，在我们更严肃的时刻，在沉重的探访中，在上帝面前鞠躬，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有罪。这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道德标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承受如此沉重的忧伤，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陷入如此深重的痛苦之中；然而，他从未想过要控告自己。他只想到他子民的罪。他为他的子民祈求饶恕，而不是为自己。

如果在他身上有罪的影子，那么在这样的时刻，他的意识是无法逃脱的。但这种圣洁纯洁的意识始终未变：他知道自己是无罪的。

他只是罪恶之人的救赎者，世界的审判者。

就在他受难的最后日子里，就在他作为被告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他以最决绝的方式宣布自己是世界的审判者。他所表达的正是他绝对无罪的意识。如果说耶稣基督的人格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如果说，对于耶稣基督这个人，把他也置于罪的律法之下的企图是完全徒劳的。这种企图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这些企图与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意识的事实完全不符。然而，如果他的无罪性得以确立，教会教义中关于他的其他信条就显明了是必然的真理。

如果耶稣是一个绝对无罪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样一来，他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种类上都不同于其他人，他是人性范围内绝对崭新的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各个时期漫步，却找不到一个无罪的人；因为罪——我们都知道——与整个人类种族的存在和本性的根基交织得太深了。因此如果说，在这个充满罪人的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纯粹圣洁的人，那他就是一个奇迹。那么，他的起源也一定是个奇迹。肉体所生的就是肉体。如果要达到圣洁，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开端；而这个开端必须是圣灵的行为和谦卑的信仰——一个道德事件，而

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事件。

基督是这样，基督教本身也是这样，因为他（耶稣基督）就是基督教的中心。基督教不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上帝创造性的行为。他（基督）进入了我们这个民族，但他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产物。他的起源是神奇的。

即使是有罪的人类得到的第一个应许（创世纪3：15），也是将未来的救赎与女人的那位后裔联系在一起。因为世界的救赎主必须是来自上帝自己、以及他的恩典；他（耶稣基督）的起源是神圣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永生之神），他在母腹中的孕育是信仰和顺从的行为。因为他与人类的联系必须以道德的方式来实现。这才是圣母玛利亚真正的荣耀；她不需要其他的荣耀。为了给予她应有的荣耀，没有必要把她提升到我们天性中普遍的道德弱点之上【即，玛利亚与我们一样，也都是需要蒙恩得到救赎的罪人；那种声称“玛利亚不是罪人”的教导是谬误的、是圣经中从未曾有的内容】。她（玛利亚）自己从未要求过这样的荣誉。她的荣耀在于她是救赎主的母亲，是主的婢女，从主在迦拿开始传道，直到主在十字架上结束传道，她都遵从主的指示；这样，她就可以通过这一举动，像所有被救赎的人一样接近主。她将自己置于上帝旨意的服务之下，正是这种虔诚的谦卑形成了她不朽的名声。她因此成为救世主的母亲。她并不是救世主的恩赐者，因为救世主是上帝的恩赐；但她是赐予救世主恩赐的工具。

上帝仁慈的话语和人因信与之的关系——这就是救赎历史从一开始就向前推进的方式，也是其发展的方式。

在基督耶稣里，救赎的终结工作进入了这个世界。人的接受救恩的信心，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上帝赐予耶稣，人类接受耶稣，也是如此。

你们知道，耶稣通常称自己为“人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仅仅称自己为人子，他真的是人子。以色列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指向一个超越自身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以色列将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而这个未来就出现在他身上。因此，他称自己为旧时代的渴望。他是“先知和义人所盼望看见和听见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 16-19 节）。但他是以色列历史的实现，只是为了成为人类历史的目标。他不仅仅是大卫的儿子，更是人子。他是万国所追寻的，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他们心中所渴慕的，是我们人类历史所期待的，是我们人类历史的目标，是我们人类历史的新开端，是新时代的开端，是新人类的开端。这就是他称自己为人子的含义。这个称谓远远超越了以色列的界限，在他身上包含了所有的民族和个人，并指定他为他们的共同目的。

因此，他也是人类的主。他是上帝教会的主。旧约中的圣徒们正是在等待他；他实现了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先知们的预言。他是所有人的主。在他里面，每一个灵魂都能得到安息，每一个哀痛

者都能得到平安和安慰。不仅仅是个人，整个世界都被引向他的话语，其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对他的立场。信或不信他，决定着每个人永恒的命运；因为永恒的决定权掌握在他手中，是他的口说出最后的感言。

简而言之，他是一切的绝对主宰。他是世界和每个人的灵魂的绝对主宰。他与世界有着绝对的关系。在《马太福音》（十一 27）的一段众所周知的经文中，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建立在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之上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世界而言，他把自己放在与天父上帝同等的位置上。

“上帝之子”这一称号概括了耶稣永恒的存在。这个称谓所要指出的并不仅仅是他作为弥赛亚的使命，尽管这确实是犹太人使用这个称谓的意义；而是他的位格所具有的特殊的优越性。他与天父有着共同的本质。因为在他里面充满了神圣的生命。他是生命，他是光；他是恩典，是真理本身。他不属于时间，而是属于永恒；因为在亚伯拉罕之前，他就永远与天父上帝同在，在天父上帝的荣耀中，在天父上帝的爱中。耶稣就是这样见证自己的。

基督徒与犹太人和异教徒的区别在于他们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对耶稣的祷告就是他们相信耶稣神性的证明。因为祷告只献给上帝。这种用法从使徒时代一直延续到基督教会的各个时代。

在使徒约翰死后几年，罗马小亚细亚执政者普林尼向他的帝国朋友特拉扬提供了有关该国基督徒的信息，并明确提到，作为他们特有的宗教习俗，他们在赞美诗中颂扬基督为神。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告诉我们，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有许多赞美诗和歌曲都在颂扬基督的神性。这也是历代教会的信仰。她的赞美诗、她的祈祷、她的整个崇拜，甚至她的艺术，都与她的信条和教义有着相同的见证。

诚然，对这一信仰的否定也同样贯穿了不同的世纪，从基督教早期的犹太教信徒（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一个先知），到后世的所谓理性主义者（自然神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穷尽了基督的意义，将其视为美德的理想），再到现代人（自由派神学；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尊重基督，将其尊为人类的宗教天才）。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基督教的事实，历史上的基督就必须不同于理性主义（自然神主义）的基督；如果他是赎罪者和救赎者，他也必须不同于现代（自由派神学）观念中的基督。如果他不是自由派（不信派）神学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那他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与上帝和好。但世界的和解需要的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以马内利（上帝与人同在）、上帝“道成肉身”——那来自于上帝自己的救赎恩典，而不仅仅是宗教天才。

道成肉身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罪。因为罪需要赎罪，而赎罪需要

那来自于神自己的救赎恩典。施洗约翰引导他的门徒去见耶稣时，称他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耶稣，而我们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当我们因听到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对他感到困惑时，让我们回到这个确定的事实——他是罪恶世界的救赎主。作为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认识他、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更确定的了。如果我们要理解他，就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是他显现的目的；这也是他道成肉身的原因。他来寻找并拯救迷失的人。这构成了所有使徒布道的主题；这一直是整个教会的信条。如果说福音书作者讲述的是基督的一生，那么他的死就是他们讲述的高潮。他们的意思是：他成为人，为我们而死。保罗用一个词概括了他的传道，这个词就是十字架。“在你们中间，除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以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圣彼得倾诉：（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当圣约翰在《启示录》中，在灵里看到天上的同伴时，他们将荣耀归于“被杀的羔羊，用自己的血将我们赎回上帝”（《启示录》第9章）。每一位使徒所宣讲的、整个教会所传扬的都是救赎主基督。她的祷告和赞美诗也从未像赞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讲述他的伤痛和苦难时那样温暖悦耳。当我们称他为教会的最高荣耀，称他为救赎主时，我们的心都倾注于此。救赎——这是上帝永恒仁慈的伟大行动；整个世界的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

取决于此；这是恩典的伟大行动，是对这个罪恶的、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恩典——是最免费、最无偿的恩典。在其他事情上，我们都在思考自己的功劳，在这里我们都必须保持沉默。“这都是怜悯，巨大而白白的怜悯”——对这个罪人世界的怜悯。若非这救赎的恩典，我们本应迷失。如果我们要理解耶稣基督，就必须把他当作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耶稣基督。

诚然，基督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救赎我们，而且还要引领我们走向永恒的完美。在他里面，我们（每一个谦卑承认己罪、悔改己罪、承受他救赎之恩的人）要达到我们永恒注定的目的。我们要跟从他，进入那荣耀的世界，与天父上帝完美交融。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在于赎罪和救赎。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基督成为了人，通过救赎，他可以带着我们走向完美。

施洗约翰不是一位要灌输哲学思想的哲学家，而是一位传播悔改的传道者，他是基督的先锋，在他之前为他预备道路。他对着基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认识基督的方式是对罪的确信和悔改，而不是哲学的猜测。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他是罪的救赎主时，我们才真正认识他。上帝的恩典正是针对人的罪，以这最伟大的礼物——以马内利的礼物——作出了回应。我们更应该敬重这恩典；在他（基督）里面，他显明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

他以中保的身份出现在我们和天父上帝之间，恢复并完善被罪破坏的交通，因而他（基督）同时属于这两者。他站在与天父上帝和我们的完美关系中，甚至在他的本体中代表两者之间的完美纽带，而这正是他生命的工作所要作的。他属于我们，从而代表我们；然而，他同时高于我们；因为我们要通过他来到天父面前。他与天父上帝合一，才能救赎我们；因为赎罪和救赎的工作只能是来自于上帝的行为；当我们接受他（基督）的丰盛时，我们就是接受神圣恩典的丰盛。

约翰福音

- 1: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 1: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 1:3 万物是借着 he 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 he 造的。
- 1: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 1: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 1:6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 1: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 1: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1: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1: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1: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1:16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17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

=====

=====
=====
=====
=====

以下略